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粵西遊日記一

丁丑（公元1637年）閏四月初八日 夜雨霏霏，四山曖曖，味爽放舟。西行三□里，午後，〔分顧僕舟抵桂林，予同靜聞從〕湘江南岸登涯，是為山角驛，地名黃沙。西南行，大松夾道，五里，黃沙鋪。湘江在路東紫雲山西。又南三里，雙橋。又七里，石月鋪，其西嶺曰黃花大嶺。又西南五里，出山隴行平曠間。又五里，深溪鋪。過鋪一里，有溪自西大山東注，小石樑跨之，當即深溪也。又一里，上小嶺，舍官道，右入山。西向大山行，二里，直抵山下，又二里，宿於牛頭岡蔣姓家。夜大雨。

初九日 冒雨西行五里，至驛岩普潤寺。寺有宋守趙彥暉詩碑，宋李時亮記。巖洞前門東向〔如橋，出水約三□丈；〕後門北向，〔入水約□五丈。泉自山後破石窟三級下，故曰「驛」。〕西入甚奧，中有立筍垂柱。出岩，西三里，有小石山兀立路旁。又西三里，張家村，〔村後大山曰回龍岩。〕南五里，岡嶺高下，出平塢中西行一里，上大衝，西行半里，為福壽庵，飯於庵。又西半里，西北上柳山，有閣，曹學佺額，為柳仲涂書院。又上為寸月亭，亭前為清湘書院。其南有泉一方，中有石題曰「虎踞石」。由此躡嶺，逾而西，一里，為慈慧庵。轉北一里，為獅子岩，〔宿獅子岩南清泉庵。〕 初□日 由獅子岩南下，二里，至湘山寺。由寺東側入，登大殿，寄行李。東半里，入全州西門。過州前，出大南門，東至小南門，約舟待於興安。復入城，出西門至寺，登大殿，拜無量壽佛塔。〔塔後有飛來石。〕從塔東上長廊，西有觀音閣。下寺，由寺西溯羅江一里，上卷雲閣，絕壁臨江。〔閣西為盤石，半嵌江中。絕壁有蓮花一瓣，凹入壁間，白瓣黑崖，〕有無量指甲印石，作細點字六個。又西，〔一洞臨江，泉由洞東裂石出，〕名玉龍泉。又西，有一石峰高聳如當關者，上大書「無量壽佛」四大字。共五里，又西為斷橋。又西□里，度石峴岡。南為龍隱洞，〔小山獨立江上，〕洞門西向。出洞而西，即為杪木渡橋，宿。〔橋度水東自龍水出口，山聳秀夾立。〕

□一日 由渡橋西北行，五里為石鼓村，又三里為白沃村，過七里岡為寨墟。北入峽〔為山川口，〕□里為閩家村。又五里為白竹江，飯於李念嵩家。雲開日麗，望見西北有山甚岬突，問之為鈎掛山，其上又有金寶頂，甚奇異。始問一僧，曰：「去金寶有六□里。」復問一人，曰：「由四川嶺只三□里。」時已西南向寶頂，遂還白竹橋邊，溯西北江而上。五里，進峽口，兩山壁立夾溪，甚峭。路沿溪西北崖上行，緣崖高下屈曲，□里出峽，為南峒。〔聞南河北五里洞盡，可由四川嶺達寶頂。〕有一僧同行，曰：「四川路已沒，須從打狗嶺上，至大竹坪而登，始有路。」遂隨之行。由溪橋度而西上嶺，有瀑布在其左腋，其上峻極。共三□里至打狗凹，已暮，宿於興龍庵，〔庵北高嶺即金寶頂也。〕

□二日 由興龍庵西上，始沿涯北轉，三下三上，三度坳曲，共三里，逾土地坳，西望新寧江已在山麓。下山五里，為大竹坪。由坪右覓導登金寶者，一人方插秧，送余二里，逾上嶺，又下一里，至大鼻山。余因寄行李於山下劉秦川家。其家惟老者在，少者已出。余置行李，由村後渡溪，溯而上二里，當逾嶺西登大道，誤隨溪直東上，二里路窮。還至中道，覽岐草中，西二里，逾嶺上，得南來大道，乃從之。北二里，又登嶺，又北上一里，為舊角庵基。由基後叢木中上六七里，不得道，還宿劉家。劉后有澗，其上一里，懸峽飛瀑，宛轉而下，修竹回岩，更相掩映。歸途采筍竹中，聞聲尋壑，踏月乃返。

□三日 早飯於劉，倩劉孫為導，乃腰鑪裹餐，仍從村後來澗上。一里，中道至飛瀑處，即西攀嶺，路比前上更小。一里，至南來大道，〔乃從南大源上此者。〕三里，逾嶺隘，一里，至角庵基。復從庵後叢中伏身蛇行入，約四里，穿叢棘如故，已乃從右崖叢中蛇行上。蓋前乃從東峽直上，故不得道，然路雖異，叢棘相同。由岐又二里，從觀音竹叢中行。一路采筍盈握，則置路隅，以識來徑。已而又見竹上多竹實，大如蓮肉，小如大豆。初連枝折袖中，及返，俱脫落矣。從觀音〔竹〕中上，又二里，至寶頂殿基，則石牆如環，半圯半立，而棟樑頹腐橫地，止有大聖像首存石罅中。時日色甫中，四山俱出。南峰之近者為鈎掛山，〔石崖峭立，東北向若削；〕再南即打狗嶺，再南為大帽，再南寶頂，而寶頂最高，〔與北相頡頏，〕仰望基後絕頂更高。復從叢竹中東北上，其觀音竹更大而筍多，又采而攜之。又上一里至絕頂。叢密中無由四望，登樹踐枝，終不暢目。已而望竹浪中出一大石如台，乃梯躋其上，則群山歷歷。遂取飯，與靜聞就裏巾中以叢竹枝撥而餐之。既而導者益從林中采筍，而靜聞采得竹菰數枚，玉菌一顆，黃白俱可愛，余亦采菌數枚。從舊路下山，抵劉已昏黑，乃淪菌煨筍而餐之。

□四日 別劉而行。隨溪西下一里，得大竹坪來道。又三里為大源，〔則大鼻西峽水與村後東峽水會，〕置橋其上，有亭隨橋數楹，橋曰潮橋。由橋以西為大源村。〔予往南頂，則從橋東隨澗南行。里許，渡木橋，澗忽東折入山，路南出山隘。澗復墜路東破峽出，連搗三潭：上方，瀑長如布；中凹，瀑轉如傾，下圓整，瀑勻成簾。下二潭俱有圓石中立承水，水墜潭作勢瀦回尤異。又三里，度橋為桐初，有水南自打狗嶺來會，亦橋其上。二水合而西南，則又觀音橋跨之。大道從觀音橋西逾嶺出，予從橋下隨溪南。一里，水從西峽出。〕逾一嶺出西堰，又西四里為陳墓源，有瀑自東山峽中湧躍而出，與東嶺溪合，有橋跨其會處，〔大道與水俱南。〕余渡橋，東躋嶺而上，〔即湧瀑南嶺也。二里，平行嶺脊，北望北寶頂巋然，峽中水迫自打狗南崖，直逼其下。南望新寧江流，遠從巾子嶺橫界南寶頂之西。其西南有峰尖突，正當陳墓水口，已而路漸出其下。二里，南〕下嶺從坳中行。又二里，逾一小嶺，一里至蘇家大坪，聚居甚盛，皆蘇姓也。飯於蘇懷江家。下午大雨，懷江堅留，遂止其處。

□五日 過山路。〔坪側大瀑破山西向出，勢甚雄偉；下為大溪，西北合陳墓源出口。下午，東南上一嶺，誤東往大帽嶺道。乃西南轉六里，出南寶頂，道桃子坪。問上樑宿處，四里而是。逾嶺東至新開田所，有路南伏草中。復誤出其東，歷險破三里，不辨所向。已忽得一龕，地名掛幡，去上樑五里矣。其處五里至快樂庵，又□里乃至南頂。以暮雨，遂歇龕。〕

□六日 〔雨不止，滯龕中。〕（僅五里，）快樂庵。

□七日 〔從定心橋下過脊處，覓蓮瓣除痕，削崖密附，旁無餘徑。乃從脊東隔峽望之，痕雖呀然，然上垂下削，非托廬架道處也。乃上定心石，過聖水涯，再由捨身崖登飛錫絕頂，返白雲庵。〕宿白雲庵，晤相宗師。

□八日 晨餐後，別相宗，由東路下山。一里餘，則路旁峭石分列，置懸級出其間，是為天門。門外有聳石立路右，名金剛石，上大書「白雲洞天」。從此磴而下，危峭逾於西路。西庵之名快樂，豈亦以路之坦耶！又四里，過題龍庵，〔庵北向。〕東下里許，南望那又山飛瀑懸空而墜。〔先從寶頂即窺見，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。〕又東下五里，左渡小溪，深竹中有寺寂然，則苦煉庵。〔庵南向，左右各一溪自後來繞，而右溪較大，橋橫其上，水從西南山腋透壁下。〕從庵前東南渡橋南上嶺，〔其地竹甚大，路始分東西岐。〕從西岐下，〔始見那又瀑北掛層崖，苦煉亦透空懸壑，與那又大小高下勢相頡頏。然苦煉近在對山，路沿之同下，朗朗見其搗壑勢；其下山環成城，瀑垂其中，出西壁，與那又東大溪合而東南去。〕見西峽中又一瀑如線，透山而下，連泄九層，雖細而甚長。路乃轉東，〔共三里〕，又一溪自西北來。渡而隨之，始覺甚微，漸下漸大，〔遂成轟雷湧雪觀。〕路應從溪右下，而誤從溪右。又二里，是為大坪。渡溪而右，一村家問之，則在蓮花庵之下矣，〔竹色叢鬱。〕村媪出所炊粥羹餉，余以炙筍酬之，於是〔西南渡〕那又大溪，〔溪東北出白沙江。〕又西上嶺，三里，飯於村家，其處乃大坪之極南也。又西南逾嶺而上，二里，是為半山嶺。屢渡溪，逾嶺而上，八里，入望江嶺。逾嶺溯溪，又□里，為桐源山。南下山二里，為葦菜園。東過坳下山三里，又循一水，為小車江。隨江南下四里，有〔桐源〕大溪自西來，即桐源葦菜溪，有大路亦自西來，南與小車江合而南去。路渡小車江口橋，從水右上山一里，隨江而東南，〔路行夾江山上，極險峻。〕有小石山，北面平削，紋如哥窯，而薄若片板。江繞其南，路繞其北。〔東北又有小溪，破峽成瀑。〕又東南二里始下，又一里下至江涯。稍上為木皮口，〔有溪自東北來入。其北峰曰不住嶺。〕乃宿。

□九日 晨餐後，東南上嶺。隨江左行四里，下涉跳石江。又上嶺，過車灣台盤石。共三里，出兩山峽口，有壩堰水甚巨，曰上官壩。壩外一望平曠，直南抵裡山隅。出峽，水東南入湘，路隨峽右西南下。行平曠中又一里，抵趙塘，村後一石山峙立，曰西鍾山，下俱青石峭削，上有平窩，土人方石疊路，建五穀大仙殿。其東峭崖上有洞可深入。時以開道伐木，反隘其路，不得攀緣而渡。又西南〔渡〕一溪橋，共四里，過棄雞嶺。又四里，出鹹水，而山裏驛在焉，則官道也。鹹水之南，大山橫互，曰裡山隈；鹹水之北，崇嶺重疊，曰三清界；此鹹水南北之界也。鹹水溪自三清界發源，流為焦川，自南宅出山，至此透橋東南羅江口入湘。渡橋西南行，長松合道，夾徑蔽天，〔極似道州永明道。〕□里，板山鋪。又□里，石子鋪。從小路折而東南，五里抵界首，乃千家之市，南半屬興安，東半屬全州。至界首才下午，大雨忽至，遂止不前。是日共行五□里。

二□日 平明飯。溯湘江而西，五里，北向人塔兒鋪，始離湘岸，已入桂林界矣。有古塔，傾圮垂盡，有光華館，則興安之傳舍也。人興安界，古松時斷時續，不若全州之連雲接嶂矣。□里，東橋鋪。五里，小宅，復與湘江遇。又五里，瓦子鋪，又□里，至興安萬里橋。橋下水繞北城西去，兩岸整石，中流平而不廣，即靈渠也，已為瀉江，其分水處尚在東三里。過橋入北門，城牆環堵，縣治寂若空門，市蔬市米，唯萬里橋邊數家。炊飯於塔寺。飯後，由橋北溯靈渠北岸東行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，則湘水之本流也，上流已堰不通舟。既渡，又東〔有〕小溪，疏流若帶，舟道從之。蓋堰相分水，既西注為瀉，又東瀆湘支以通舟楫，稍下復與江身合矣。支流之上，石橋曰接龍橋，橋南水灣為觀音閣，已離城二里矣。又東南五里，則湘水自南來，直逼石崖下。其崖突立南向，曰獅子寨。路循寨腳東溯溪入，已東北入山七里，逾羊牯嶺，抵狀元峰下，內有鄧家村，俱鄧丞相之遺也。村南有靜室名回龍庵，遂托宿於其中。僧之號曰悟禪。

二□一日 從庵右逾小山南一里，至長衝，東逼狀元峰之麓。又一里，至一尼庵，有尼焉。其夫方出耕，問登山道。先是，路人俱言，上茅塞，決不可登，獨此有盲僧，反詢客欲登大金峰、小金峰？蓋此處山之傑出者，俱以「金峰」名之。而狀元峰之左，有一峰片插，〔曰小金峰，〕亞於狀元，而峭削過之。蓋狀元高而尖圓，此峰薄而嶙峋，故有大、小之稱。二峰各〔有路，〕而草翳之。余從庵後登溪壩，直東而上，二里抵〔狀元、〕翠微之間，山削草合，蛇路伏深莽中。漸轉東北三里，直上逾其東北嶺坳，望見其東大山層疊，其下溪盤谷壑，即為麻川；其南層山，當是海陽東渡之脊；其北大山即裡山隈矣；其西即縣治，而西南海陽坪，其處山反藏伏也。坳北峰之下，即入九龍殿之峽。從坳南直躋峰頂，其峰甚狹而峭，凡七起伏，共南一里而至狀元峰，則亭亭獨上矣。自其上西瞰湘源，東瞰麻川，俱在足底；南俯小金峰，北俯錦霄嶺，俱為兒孫行。但北面九峰相連，而南與小金尚隔二峰，俱峭若中斷，不能飛渡，故路由其麓另上耳。聞此山為鄧丞相升雲處。其人不知何處，想是馬殿等僭頂北第三峰，有方石台如虹首，飛突凌空。舊傳有竹自崖端下垂拂拭，此旁箐亦有之，未見有獨長而異者。坐峰頂久之，以攜飯就筐分啖。已聞東南有雷聲，乃下，〔返回龍庵。〕

二□二日 〔東行二里，過九宮橋，逾小嶺，共二里至錦霄，是為峽口。麻川江自南來，北出界首，截江以渡，江深沒股。麻川至此破山出，名七里峽，下又破山出，名五里峽。錦霄在其中，為陸行口。過江，溯東夾之溪入。三里，登山脊，至九龍廟，南北東皆崇山逼夾，南麓即所溯溪之北麓，溪聲甚厲。遂下山，過觀音閣，支流分環閣四面，惟南面石堰僅通水，東西北則舟上下俱繞之，惜閣小不稱。閣東度石橋，循分支西岸，溯流一里，至分水塘。塘以巨石橫絕中流，南北連互以斷江身，只以小穴泄餘波，由塘南分湘入瀉，塘之北，即瀆湘為支，以通湘舟於觀音閣前者也。遂刺舟南渡分瀉口，入分水廟。西二里，抵興安南門。出城，西三里，抵三里橋。橋跨靈渠，渠至此細流成涓，石底嶙峋。時巨舫鱗次，以箔阻水，俟水稍厚，則去箔放舟焉。〕宿隱山寺。

二□三日 晨起大雨，飯後少歇。〔橋西有金鼎山。山為老龍脊，由此至興安，南轉海陽，雖為史祿鑿山分瀉水，而橋下有石底，水不滿尺，終不能損其大脊也。上一里至頂，頂大止丈許；惟南面群巒紛叢嵐霧中，若聚米，若流火，俯瞰其出沒甚近。下至三里橋西，隨靈渠西南去。已而渠漸直南，路益西，路右石山叢立。雨中回眺，共□里，已透金鼎所望亂山堆疊中，穿根盤壑，多回曲，無升降。又三里為蘇一坪，東有岐可達乳洞。予先西趨嚴關，共二里而出隘口。東西兩石山駢峙，路出其下，若門中辟，傍裂穴如圭，梯崖入其中，不甚敞，空合如蓮瓣。坐觀行旅，紛紛杳杳。返由蘇一坪東南行一里，溯靈渠東北上，一溪東自乳洞夾注為清水，乃東渡靈渠。四里，過大岩堰。渡堰東石橋，轉入山南，小石山分岐立路口，洞呀然南向。遂西向隨溪入，二里至董田巨村。洞即在其北一里，日暮不及登，乃趨東山入隱山寺。〕出步寺後，見南向有洞，其門高懸，水由下出，西與乳洞北流之水合，從西北山腋破壁而出大岩堰焉。時日色尚高，亟縛炬從寺右入洞。攀石崖而上，其石峭削，圯側下垂，淵壁若裂，水不甚湧而渾，探其暗處，水石粗混，無可著足。出而返寺，濯足於崖外合流處，晚餐而臥。

二□四日 晨起雨不止，飯後以火炬數枚，僧負而導之。一里至董田，又北一里，至〔乳岩〕下洞、中洞、上洞。雨中返寺午飯。雨愈大，遂止不行。

二□五日 天色霧甚，晨餐後仍向東行。一里，出山口，支峰兀立處，其上〔有〕庵，草翳無人，非觀音岩也。從庵左先循其上崖而東，崖危草沒，靜聞不能從，令守行囊於石畔。余攀隙披窾而入，轉崖之東，則兩壁裂而成門，〔內裁一線剖，宛轉嵌漏。〕其內上夾參九天，或合或離，俱不過咫尺；下夾墜九淵，或乾或水，俱憑臨數丈。夾半兩崖俱有痕，踐足而入，肩倚隔崖，足踐線痕，手攀石竅，無隕墜之慮。直進五六丈，夾轉而東，由支峰坳脊北望，見觀音崖在對崖，亦幽峭可喜。昨來時從其前盤山而轉，惜未一入。今不能愈北也。下山，東南行田塍間，水漫沒岸。三里，有南而北小水，急脫下衣，涉其東，溯之南。又二里，為秀塘，轉而西南行，復涉溪而北，循山麓行。二里，又一澗自北山夾中出，涉其南，又循一溪西來入，即西嶺之溪也。三里，越溪南，登下西嶺，入口甚隘，而內有平曠，西村落焉。西南上嶺，又二里而逾上西嶺，嶺東復得坪焉。有數家在深竹中，飯於村廡。又西南平上二里，乃東逾一坳，始東下二里，為開洲，則湘之西岸也。溯湘南行五里，復入岡陀，為東劉村。又五里為西劉村，有水自西谷東入湘。又西南三里為土橋，又二里大豐橋，俱有水東注於湘。又逾嶺二里，宿於唐匯田。〔東有大山巋然出東界上者，曰赤耳山。〕

二□六日 晨餐後，日色霽甚。南溯湘流二里，渡一溪為太平堡，有堡、有營兵焉。〔東西〕山至是開而成巨塢，〔小石峰一帶，駢立湘水東。〕又南二里，曰劉田。又南二里，曰白龍橋。又三裡，逾一小嶺，曰牛欄。二里，張村。又一里至廟角，飯於雙泉寺，其南即靈川界。又南二里，東南岐路入山，其東高峰片聳，曰白面山。又南二里，渡一橋，湘水之有橋自〔此〕。循左山行，南二里，為田心寺。又南一里，古龍王廟。又南一里，有一石峰峙立東西兩界之中，曰海陽山。有海龍庵，在峰南石崖之半。海龍庵已為臨桂界。海龍堡在西南一里，東入山五里為季陵，西□五里，過西嶺背為龍口橋，東北五里讀書岩、白面山，西北□五里廟角，南五里江匯。先是，望白面山南諸峭峰甚奇，問知其下有讀書岩，而急於海陽，遂南入古殿，以瓦磨墨錄其碑。抵海龍虎，日已薄崦嵫，急卸行李於中。乃下山，自東麓〔二洞門〕繞北至西，入龍母廟，已圯。即從流水中行，轉南，水遂成匯，深者沒股。庵下石崖壁立，下臨深塘。由塘南水中行，轉東登山。入庵，衣褲俱濕，急晚餐而臥以褻衣。

〔海陽山俱崕峒貯水。水門二：南平，西出甚急。東早門二，下一二尺，即水匯其中，深者五六尺。山南水塘有細流，東源季陵亦下此。則此山尚在過脊北，水俱北流，惟為湘源也，瀉源尚在海陽西西嶺角。〕

二□七日 曉起，天色仍霽，亟飯。從東北二里，田心寺，又一里，東入山，又一里，渡雙溪橋。又東一里，望一尖峰而登。其峰在白面之西，高不及白面，而聳立如建標累塔，途人俱指讀書岩在其半，竟望之而趨。及登嶺北坳，望山下水反自北而南，其北皆山岡繚繞，疑無容留處，意水必出洞間。時銳於登山，第望高而趨，已而路斷，攀崖挽棘而上。一里，透石崖之巔，心知已誤，而貪於涉巔，反自快也。振衣出棘刺中，又捫崖直上，遂出其巔。東望白面，可與平揖；南攬巾子，如為對談。久之，仍下北嶺之坳，由棘中循崖南轉，捫隙踐塊而上，得峰腰一洞，南向呀然，其內又西裂天窟，吐納日月，蕩漾雲霞，以為讀書之岩必

此無疑；但其內平入三四丈，輒漸澗不容身，而其下路復蔽塞，心以為疑。出洞門，望洞左削崖萬丈，插霄臨淵，上有一石飛突垂空，極似一巨鼠飛空下騰，首背宛然，然無路可捫。逐下南麓。回眺巨鼠之下，其崖懸互，古溜間駁，疑讀書岩尚當在彼，復強靜聞緣舊路再登。至洞門，覓路無從，乃裂棘攀條，梯懸石而登，直至巨鼠崖之下。仰望崖下，又有二小鼠下垂，其巨鼠自下望之，睜目張牙，變成擗面，又如貓之騰空逐前二小鼠者。崖腰有一線微痕可以著足，而下〔仍峭壁。又東有巨擘一雙作接引狀，手背拇指，分合都辨。至其處，山腋痕絕不可前。乃從舊路〕下至南麓，誇耕者已得讀書岩之勝。耕者云：「岩尚在嶺坳之西，當從嶺西下，不當從嶺東上也。」乃從麓西溯澗而北，則前所涉溪果從洞中出，而非從澗來者。望讀書岩在水洞上，急登之。其洞西向，高而不廣，其內垂柱擎蓋，駢筍懸蓮，分門列戶，頗幻而巧。三丈之內，即轉而北下，墜深墨黑，不可俯視，豈與下水洞通那？洞內左壁，有宋人馬姓為秦景光大書「讀書岩」三隸字。其下又有一洞，門張而中淺，又非出水者。水從讀書岩下石穴湧出，水與口平，第見急流湧溪，不見洞門也。時已薄午，欲登白面，望之已得其梗概，恐日暮途窮，不遑升堂入室，遂遵白面西麓而南。二里，過白源山，又二里過季陵路口，始轉而西。一里，隨山脈登海陽庵，飯而後行，已下午矣。

由海陽山東南過季陵東下，入堂溪橋，遂由塘南循過脊西行，一里，為海陽堡。由堡西南行，則堡前又分山一支南下，與西山夾而成兩界，水俱淙淙南下矣。隨下一里，則西谷中裂，水破峽而出，又羅姑與西嶺夾而成流〔者，皆為瀉水源矣。〕越之，循水西南下三里，為江匯。於是水注而南，路轉而西，遂西逾一嶺，一里，登嶺坳。三里，西循嶺上行，忽有水自東南下搗成澗，路隨之下。又一里，直墜澗底。越橋南，其水自橋下復搗峽中，路不能隨。復逾嶺一里，乃出山口，又西南行平疇中，二里，抵澗上。〔西有銀燭山，尖削特聳，東南則石崖正扼水口也。〕乃止宿於黃姓家。

二〇八日 平明，飯而行。二里，西南出澗口，渡水，逾一小嶺，又三里得平疇，則白爽村也。由白爽村之西復上嶺，是為長衝。五里，轉北坳，望西北五峰高突，頂若平台，可奪五台之名。又西五里，直抵五峰之南，亂尖疊出，□百為群，橫見側出，不可指屈。其陽即為鎔村，墟上聚落甚盛，不特山谷所無，亦南中所（少）見者。市多鬻面、打胡麻為油者，因市面為餐，以代午飯焉。〔東南三〇里，有靈襟洞；南二里，有陽流岩云。〕又西五里為上橋，有水自東北叢尖山之南，西過橋下，即分為二。又西南〔穿石山腋，共〕三里，過廖村。其西北有山危峙，又有尖叢亭，更覺層疊。問之，謂危峙者為金山，而其東尖叢者不能名焉。又二里，有水自金山東腋出，堰為大塘。歷堰而西，又三里，復穿石山峽而西，則諸危峰分峙疊出於前，愈離立獻奇，聯翩角勝矣。石峰之下，俱水匯不流，深者尺許，淺僅半尺。諸峰倒插於中，如出水青蓮，亭亭直上。初二大峰夾道，後又二尖峰夾道，道俱疊水中，取徑峰隙，令人應接不暇。但石俱廉厲鑿足，不免目有餘而足不及耳。其峰曰雷劈山。以其全半也；曰萬歲山，以尖圓特聳也。其間不可名者甚多。共五里，始舍水磴而就坦坡。又五里，姑得平疇，為河塘村，乃就村家滄茗避日，下春而後行。河塘西築塘為道，南為平疇，秧綠雲鋪，北為匯水，直浸北界叢山之麓，蜚蟲漾碧，令人塵胃一洗。過塘，循山南麓而西，五里，渡一石樑，遂登岡陀行。又五里，直抵兩山峽中，其山南北對峙如門。北山之東垂，有石峰分岐而起，尖峭如削，其岐峰尤亭亭作搔首態，土人呼為婦女娘峰。崖半有裂隙透明，惟從正南眺之，有光一繖，少轉步即不可窺矣。南山之首，又有石突緩，人行其下，左右交盼，亦復應接不暇。時日色已暮，且不知顧僕下落，亟問浮橋而趨。西過大石樑，再西即浮橋矣。瀉水至是已極汪洋，北自皇澤灣。轉而南，桂林省城東臨其上。浮橋貫江而渡，覓顧僕寓不得，遂入城，循城南去，宿於逆旅。

二〇九日 從逆旅不待餐而行。遂西過都司署前，又西，則靖江王府之前甬也。又西，則大街自北而南，乃飯於市肆。時亟於覓顧僕，遂轉遵大街北行，東過按察司前，遂東出就日門。計顧僕舟自北來，當先從城北瀕江覓，而南從城下北行。已而城上一山當面而起，石腳下插江中，路之在城外者，忽穿山而透其跨下，南北岬然，真天辟關津也。〔西則因山為城，城以內即疊彩東隅。〕穿洞出，下臨江潭，上盤山壁，又透腋而入，是為木龍洞。其洞亦自南穿北，高二丈，南北透門約□餘里。其東開窗剖隙，屢逗天光，其外瀕江有路，行者或內自洞行，或外由江岸，俱可北達。出洞，有片石夾峙，上架一穹石，其形屈曲，其色青紅間錯，宛具鱗肥，似非本山之石，不知何處移架於此。洞北辟而成崖，綴以飛廊，前臨大江，後倚懸壁，憩眺之勝，無以逾此。又循城溯〔江〕北一里，過東鎮門。又北過城東北隅，〔為東江驛。驛東向，當皇澤灣南下衝。〕入驛，問顧僕所附江舟，知舟泊浮橋北。出驛，北望〔皇〕澤灣，有二江舟泊山下，〔疑顧僕或在此舟，〕因令靜聞往視，余暫憩路口。見城北隅，俱因山為城，因從環堵之隙，退視其下，有一大洞北向穹然，內深邃而外旁穿。有童子方以梯探歷其上，蓋其附近諸戶積薪貯器，俱於是托也。恐靜聞返，急出待路口。久之不至，乃瀕江北行覓之，直抵泊舟之山，則靜聞從松陰中呼曰：「山下有洞，其前有亭，其上有庵，可急往游。」余從之。先沿江登山，是為薰風亭。亭四旁多鐫石留題，拂而讀之，始知是為虞山，乃帝舜南游之地。其下大殿為舜祠，祠後即韶音洞，其東臨江即薰風亭。亭臨皇灣之上，後倚虞山之崖。」由亭下，西抵祠後，入韶音洞。其洞西向，高二丈，東透而出約□丈。洞東高崖巖絕，有小水匯其前，幽澤嵌壁，恍非塵世。其水自北塢南來，石樑當洞架其上，曰接龍橋。坐橋上，還眺〔洞〕門崖壁，更盡崢嶸之勢。洞門左崖張西銘杖刻《韶音洞記》，字尚可摹。仍從洞內西出，乃緣磴東上，有磨崖，碑刻朱紫陽所撰《舜祠記》，乃呂好問所書，亦尚可摹，第崖高不便耳。從此上躋，有新疊石為級者，宛轉石隙間，將至山頂，置靜室焉，亦新構，而其僧已去。窗楞西向，戶榻灑然，室不大而潔。乃與靜聞解衣憑几，啖胡餅而指點西山，甚適也。久之，舜殿僧見客久上不下，乃登頂招下山待茶。余急於覓顧僕，下山竟南，循舊路，二里入就日門。從門內循城南行半里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門，由城外南行又半里，為行春門，又南半里，為浮橋門，始遇顧僕於門外肆中。時已過午，還炊飯於城內所宿逆旅。下午，大雨大至，既霽，乃遷寓於都司前趙姓家，以其處頗寬潔也。

五月初一日 晨餐後，留顧僕浣衣滌被於寓。余與靜聞乃北一里，抵靖江王府東華門外。循王城北行，又一里，登疊彩山。山踞省城東北隅，山門當兩峰間，亂石層疊錯立，如浪浪騰湧，花萼攢簇，令人目眩，所謂「疊彩」也。門額書「北牖洞天」，亦為曹能始書。其上為佛殿，殿後一洞屈曲穿山之背，其門南向，高二丈，深五丈。北透小門，忽轉而東辟。前架華軒，後疊層台，上塑大士像。洞前下瞰城東，江水下繞，直漱其足。洞內石門轉透處，風從前洞扇入，至此愈覺涼颯逼人，土人稱為風洞。石門北向，當東轉之上，有一石刻臥像橫置竇間，迦風曲肱，偃石鼓腹，其容若笑，使人見之亦欲笑。因見其上有石板平度，又有圓竇上透，若樓閣之層架，若窗楞之裂。急與靜聞擇道分趨，余從臥像上轉攀石脊，靜聞從觀音座左伏穿旁竅，俱會於層樓之上。其處東忽開隙，遠引天光，西多垂乳，近穿地肺。余復與靜聞披乳房而穿肺葉，北出而瞰觀音之座，已在足下。以衣置層樓隙畔，乃復還其處，從圓竇中墜下。於是東出前軒，由洞左躋躋，循垣而上，則拱極亭舊址也。由址南越洞頂，攀石磴，半里，遂登絕頂，則越王壇也，是為桂山，又名北山。其上石萼駢發，頂側有平板二方，豈即所謂「石壇」耶？其前一石峰支起，或謂之四望山，當即疊彩岩。其西一石峰高與此峰並，峰半有洞高懸，望之岬然中空。亟下，仍認風洞出寺左，有軒三楹，為官府燕之所。前臨四望，後倚絕頂，余時倦甚，遂憩臥一覺，去羲皇真不遠。由寺中右坳復登西峰，一名於越山。上登峰半，其洞穹然東向，透峰腰而西，徑□餘丈，高四丈餘。由其中望之，東西洞然，河西墜擊而下，甚險而峻。其環磚為門，上若門限，下若關隘，瞰之似非通人行者。

乃仍東下至寺右，有大路北透兩峰之間。下至其麓，出一關門，其東可趨東鎮，其北逕達北門。乃循山西行，一里，仰見一洞倚山向北，遂拾級而登。其下先有一洞，高可丈五，而高廣盤曲，亦多垂柱，界竅分岐，而土人以為馬房，數馬散臥於其中，令人氣阻。由其左躋級更上，透洞門而入，其洞北向，以峰頂平貫為奇。而是山之洞，西又以山腰疊透為勝，〔外裂重門，內駕層洞，〕各標一異，直無窮之幻矣。既下，又西行，始見峰頂洞門西墜處，第覺危峽空懸，仰眺不得端倪，其下有遙牆環之，則藩府之別圃也。又西出大街，有大碑在側，大書「桂嶺」二字。轉北行一里，則兩山聳峽，其中雉堞為關，而通啟閉焉，是為北門。〔門在兩山聳峽中，門外兩旁，山俱峭拔，即為華景、寶積眾勝云。〕出門有路，靜聞前覓素食焉。

既而又南一里，過按察司，覓靜聞不得。乃東從分巡司經靖藩後宰門，又東共一里，至王城東北隅，轉而西向後宰門內。靖藩方結壇禮《梁皇懺》，置欄演《木蘭傳奇》，市酒傳餐者，夾道雲集，靜聞果在焉。余拉之東半里，出癸水門，仍抵慶真觀下，覓

小舟一葉，北渡入玩珠岩。岩即伏波之東麓，石壁下臨重江，裂隙兩層，一橫者下臥波上，一豎者上穹山巔。臥波上者，下石浮敞為台，上石斜騫覆之。一石柱下垂覆崖外，直抵下石，如蓮萼倒掛，不屬於下者，僅寸有餘焉。是名「伏波試劍石」，蓋其劍非豎劈，向橫披者也。後壁上雙紋若縷，紅白燦然，蜿蜒相向。有圓岩三暈，恰當其首，如二龍戲珠，故舊名「玩珠」，宋張維易曰還珠。雙紋之後，有隙內裂，直抵豎峽下岩；嵌梯懸級，可直躡豎峽而上垂柱之西。石台中坳，橫石以渡，更北穿小竇，下瞰重江，淵碧無底，所云伏波沉著苴處也。更南入山腹，穹然中虛，有光西轉，北透前門，是其奧矣。〔但石色波光，俱不若外岩玲瓏映徹也。〕徘徊久之，渡子候歸再三，乃舍之登舟。鼓枻回橋，濯空明而凌返照，不意身世之間有此異境也。登涯，由浮橋門入城，共里餘，返趙寓。靜聞取傘往觀《木蘭》之劇。余憩寓中，取《圖》、《志》以披桂林諸可游者。

初二日 晨餐後，與靜聞、顧僕裹蔬糧，攜臥具，東出浮橋門。渡浮橋，又東渡花橋，從橋東即北轉循山。山峙花橋東北，其嵯峨之勢，反不若東南夾道之峰，而七星岩即峙焉，其去浮橋共里餘耳。岩西向，其下有壽佛寺，即從寺左登山。先有亭翼然迎客，名曰摘星，則曹能始所構而書之。其上有崖橫騫，僅可置足，然俯瞰城堞西山，則甚暢也。其左即為佛廬，當岩之口，入其內不知其為岩也。詢寺僧岩所何在，僧推後扉導余入。歷級而上約三丈，洞口為廬掩黑暗，忽轉而西北，豁然中開，上穹下平，中多列筍懸柱，〔爽朗通漏〕，此上洞也，是為七星岩。從其右歷級下，又入下洞，是為棲霞洞。其洞宏朗雄拓，門亦西北向，仰眺崇赫。洞頂橫裂一隙，有〔石〕鯉魚從隙懸躍下向，首尾鱗肥，使琢石為之，不能酷肖乃爾。其旁盤結蟠蓋，五色燦爛。西北層台高疊，緣級而上，是為老君台。由台北向，洞若兩界，西行高〔台〕之上，東循深壑之中。由台上行，入一門，直北至黑暗處，上穹無際，下陷成潭，瀕洞峭裂，忽變夷為險。時余先覓導者，燃松明於洞底以入洞，不由台上，故不及從，而不知其處之亦不可明也。乃下台，仍至洞底。導者攜燈前趨，循台東壑中行，始見台〔壁〕攢翠繡錯，備諸靈幻，更記身之自上來也。直北入一天門，石檻垂立，僅度單人。既入，則復穹然高遠，其左有石欄橫列，下陷深黑，杳不見〔底〕，是為癩子潭。導者言其淵深通海，未必然也。蓋即老君台北向下墜處，至此則高深易位，叢辟交關，又成一境矣。其內又連進兩天門，路漸轉而東北，內有「花瓶插竹」、「撒網」、「弈棋」、「八仙」、「饅頭」諸石，兩旁善財童子，中有觀音諸像。導者行急，強留諦視，顧此失彼。然余所欲觀者，不在此也。又逾崖而上，其右有潭，淵黑一如癩子潭，而宏廣更過之，〔是名龍江，〕其蓋與癩子相通焉。又北行東轉，過紅氈、白氈，委裘垂毳，紋縷若織。又東過鳳凰戲水，始穿一門，陰風颼颼，卷燈冽肌，蓋風自洞外入，至此則逼聚而勢愈大也。出此，忽見白光一圓，內映深壑，空濛若天之欲曙。遂東出後洞，有水自河北環流，南入洞中，〔想下為龍江者，〕小石樑跨其上，則宋相曾公佈所為也。度橋，拂洞口右崖，則曾公之記在焉。始知是洞昔名冷水岩，曾公帥桂，搜奇置橋，始易名曾公岩，與棲霞蓋一洞潛通，兩門各擅耳。

余佇立橋上，見洞中有浣而汲者，余詢：「此水從東北來，可溯之以入否？」其人言：「由水穴之上可深入數里，其中名勝，較之外洞，路倍而奇亦倍之。若水穴則深淺莫測，惟冬月可涉，此非其時也。」余即覓其人為導。其人乃歸取松明，余隨之出洞而右，得慶林觀焉。以所負囊裹寄之，且托其炊黃粱以待。遂同導者入，仍由隘口東門，過鳳凰戲水，抵紅、白二氈，始由岐北而行。其中有弄球之獅，卷鼻之象，長頸盍背之駱駝，有土塚之祭，則豬鬣鵝掌羅列於前；有羅漢之燕，則金盞銀台排列於下。其高處有山神，長尺許，飛坐懸崖；其深處有佛像，僅七寸，端居半壁菩薩之側。禪榻一龕，正可趺跏而坐；觀音座之前，法藏一輪，若欲圓轉而行。深處復有淵黑，當橋澗上流。至此導者亦不敢入，曰：「挑燈引炬，即數日不能竟，但此從無人者，況當水漲之後，其可嘗不測乎？」乃返，循紅白二氈、鳳凰戲水而出。計前自棲霞達曾公岩，約逕過者共二里，後自曾公岩入而出，約盤旋者共三里，然二洞之勝，幾一網無遺矣。

出洞，飯於慶林觀。望來時所見娘娘峰即在其東，從間道趨其下，則峰下西開一竅，種圃灌園者而聚廬焉。其北復有巖洞種種，蓋曾公岩之上下左右，不一而足也。於是循七星山之南麓，北向草莽中，連入三洞。計省春當在其北，可逾嶺而達，遂北望嶺坳行。始有微路，裡半至山頂，石骨峻嶒，不容著足，而石隙少開處，則棘刺叢翳愈難躋；然石片之奇，峰瓣之異，遠望則掩映，而愈披愈出，令人心目俱眩。又裡半，逾嶺而下，復得〔鑿〕石之級，下級而省春岩在矣。

其岩三洞排列，俱東北向。〔最西者騫雲上飛，〕內深入，有石如垂肺中懸。西入南轉，其洞漸黑，惜無居人，不能索炬以入，然聞內亦無奇，不必入也。洞右旁通一竅，以達中洞。居中者外深而中不能遠入，洞前亦有垂槎倒龍之石。洞右又透一門以達東洞。最東者垂石愈繁，洞亦旁裂，中有清泉下注成潭，寒碧可鑿。余令顧僕守己行囊於中洞，與靜聞由洞前循崖東行。洞上聳石如人，蹲石如獸。洞東則危石互空，仰望如劈。其下清流瀦之，曰拖劍江，〔源發堯山，〕自東北而抵山之北麓，乃西出葛老橋而西入漓水焉。時余轉至山之東隅，仰見崖半裂竅層疊，若雲噓綉幕，連過三竅，意謂若竅內旁通，連三為一，正如疊蕊閣於中天，透瓊楞於雲表，此一奇也。然而未必可達，乃徘徊其下，披莽隙，梯懸崖，層累而上。既達一竅，則竅內果通中竅。第中竅卑伏，不能昂首，須從竅外橫度，若台榭然，不由中奧也。既達第三竅，穿隙而入，從後有一龕，前辟一窗，窗中有玉柱中懸，柱左又有龕一圓，上有圓頂，下有平座，結跏而坐，四體恰適，即刮琢不能若此之妙。其前正對玉柱，有小乳下垂，珠泉時時一滴。余與靜聞分踞柱前窗隙，下臨危崖。行道者望之，無不迴旋其下，有再三不能去者。已而有二村樵，仰眺久之，亦攀躋而登，謂余：「此處結廬甚便，余村近此，可以不時瞻仰也。」余謂：「此空中樓閣，第恨略淺而隘，若少宏深，便可停棲耳。」其人曰：「中竅之上尚有一洞甚宏。」欲為余攀躋而上，久之不能達。余乃下倚松陰，從二樵仰眺處，反眺二樵在上，攀枝覓級，終阻懸崖，無從上躋也。久之，仍西行入省春東洞內，穿入中洞，又從其西腋穿入西洞。洞多今人摩崖之刻。

出洞而西，又得一洞，洞門北向，約高五丈，內稍下，西轉雖漸昏黑，而崇宏之勢愈甚，以無炬莫入，此古洞也。左崖大書「五美四惡」章，乃張南軒筆，遒勁完美，惜無知者，並洞亦莫辨其名，或以為會仙岩，或以為彈丸岩。拂巖壁，宋莆田陳黼題，則清巖洞也，豈以洞在癸水之渚耶？河西拖劍水自東北直逼崖下，崖愈穹削，高插霄而深嵌淵，甚雄壯也。石樑跨水西度，於是崖與水俱在路南矣。蓋七星山之東北隅也，是名彈丸山，自省春來共一里矣。

由其西南渡各老橋，望崖巔有洞高懸穹，上下俱極峭削，以為即棲霞洞口也。而細諦其左，又有一崖展雲架廬，與七星洞後門有異。亟東向登山，山下先有一剎，蓋與壽佛寺、七星觀南北鼎峙山前者也。〔南為七星觀，東上即七星洞；中為壽佛寺，東上即棲霞洞；北為此剎，東上即朝雲岩也。〕仰面局膝攀蹬，直上者數百級，遂入朝雲岩，其岩西向，在棲霞之北，從各老橋又一里矣。洞口高懸，其內北轉，高穹愈甚，微僧太虛疊磴闍闔於洞口，飛臨絕壁，下瞰江城，遠挹西山，甚暢。第時當返照入壁，竭蹶而登，喘汗交迫。甫投體叩佛，忽一僧前呼，則融止也。先是，與融止一遇於衡山太古坪，再遇於衡州綠竹庵，融止先歸桂林，相期會於七星。比余至，逢人輒問，並無識者。過七星，謂已無從物色。至此忽外遇之，遂停宿其岩。因問其北上高岩之道，融止曰：「此岩雖高聳，雖近崖右，曾無可登之級。約其洞之南壁，與此洞之北底，相隔只丈許，若從洞內可鑿竇以通，洞以外更無懸梯之處也。」憑欄北眺，洞為石掩，反不能近矚，惟灑發抬頭遠望向西山，曆數其諸峰耳。

初三日 留朝雲岩閣上，對西追錄數日遊記。薄暮乃別融止下山，南過壽佛寺、七星觀，共一里，西渡花橋，又西一里，渡浮橋，入東江門，南半里，至趙寓宿焉。

初四日 晨餐後，北一里，過靖江府東門，從東北角又一里，繞至北門。禮懺僧靈室，乃永州茶庵會源徒孫也，引余輩入藩城北門。門內即池水一灣，南繞獨秀山之北麓，是為月牙池。由池西南經獨秀西麓，有碑夾道。又南，獨秀之西，有洞曰西岩。對岩有重門東向，乃佛廬也。方局諸優於內，出入甚嚴，蓋落場時恐其不淨耳。寺內為靈室師紺谷所主。靈室敲門引客入，即出赴懺壇。紺谷滄蒼獻客，為余言：「君欲登獨秀，須先啟稟告王，幸俟懺完，王撤宮後啟之。」期以□一日啟，□二日登。乃復啟打開重門，送客出。出門即獨秀岩，乃西入岩焉。其岩南向，不甚高，岩內刻詩縷畫甚多。其西裂一隙，下墜有圓窪，亦不甚深，分兩重而已。岩左崖鑿《西岩記》，乃元至順間記順帝潛跡於此。手刻佛像，縷石布崖，俱極精巧，時字為苔掩，不能認也。洞上篆

方石，大書「太平岩」三字。岩右有路，可盤崖而登，時無導者，姑聽之異日。

乃仍從月池西而北，出藩城。於是又西半里，過分巡。其西有宗藩，收羅諸巧石，環置戶內外。余入觀之，擇其小者以定五枚，俟後日來取。乃從後按察司前南行大街一里，至樵樓。從樓北西向行半里，穿榕樹門。其門北向，大樹正跨其巔，巨本盤盤而上，虯根分跨而下，昔為唐、宋南門，元時拓城於外，其門久塞，嘉靖乙卯，總閫周於德扶壅閉而通焉。由門南出，前即有水匯為大池。後即門頂，以巨石疊級分東西上，亦有兩大榕南向，東西夾之。上建關帝殿，南面臨池，甚為雄暢。殿西下，總閫建牙。路從總閫西循城而南，一里，西出武勝門，乃北溯西江行，一里而達隱山。

其山北倚馬留諸岫，西接侯山諸峰，東帶城垣，南臨西江，獨峙塢中，不高而中空，故曰隱山。山四面有六洞環列：〔東為朝陽洞，寺在其下。洞口東向，下層通水，上層北辟一門，就石刻老君像，今稱老君洞。山北麓下為北牖洞。洞東石池一方，水溢麓下，匯而不流，外竇卑伏，而內甚宏深。前有庵，由庵後披隙入，洞圓整危朗，後復上盤一龕，左有一窗西辟，石柱旁列，不通水竇。其北崖之上為白雀洞，在朝陽後洞西。門北向，入甚隘，前有線隙橫列，上徹天光，漸南漸下，直通水。又西為嘉蓮洞，亦北向，與白雀並列。洞分東西兩隙，俱南向下墜，洞內時開小穴，彼此相望，數丈輒合，內墜淵黑，亦抵水。又西過一石隙，西北有石，平度錯筍中，絕勝瓊台。乃南轉為夕陽。洞西向，洞口飛石，中門為兩。門左一側壅匯水，由水竇東通於內，右有曲穴北轉，內甚淒暗，下墜深潭，蓋南北皆與水會焉。又南轉西南山麓，為南華洞。洞南向，勢漸下，匯水當門，可厲入。深入則六洞同流。五洞之底，皆交連中絡，惟北牖則另辟一水竇，初不由洞中通云。聞昔〕唐宋時，西江之水東濬榕樹門，其山匯於巨浸中，是名西湖。其諸紀游者，俱〔雲〕「乘舟載酒而入」。今則西江南下，湖變成田，滄桑之感有餘，蕩漾之觀不足矣。

余初至朝陽寺，為東洞僧月印導，由殿後入洞，穿老君之側上，出山北，乃西過白雀、嘉蓮，皆北隅之洞也。西南轉平石台，是日甫照不能停，乃南過夕陽，此西隅之洞也。又南轉而東，過南華，則南隅之洞雲。余欲從此涉水而入，月印言：「秋〔冬〕水涸蟲蟄，方可內涉；今水大，深處莫測，而蛇龍居焉，老僧不能導。請北游北牖，可炊焉。茲已逾午矣。」余從之，乃東過西湖神廟，又北轉過朝陽，別月印，逾〔隱山〕東北隅。其處石片分裂，薄若裂綃，聳若伸掌，石質之異，不可名言。有一石峰，即石池一方，下浸北麓，其內水時滴瀝，聲如宏鐘。西入北牖庵，令顧僕就炊於庵內，余與靜聞分踞北牖洞西窗上，外攬群峰，內闕洞府。久之出，飯庵前松蔭下。復由老君洞入，仍次第探焉。

南抵南華，遇一老叟曰：「此內水竇旁通，雖淺深不測，而余獨熟經其內。君欲入，明當引炬以佐前驅。」余欲強其即入，曰：「此時不及，且未松明。」及以詰旦為期。余乃南隨西江之東涯，仍一里，過武勝門，又南循城西一里，過寧遠門。由正街南渡橋，行半里，復東入岐。路循西江南分之派，行一里，抵瀛山。山之東即瀛江也，南有千手觀音庵。從山之西麓轉其北，則瀛水自北，西江自西，俱直搗山下，山怒崖鵬騫，上騰下裂，以厄其衝，置磴上盤山腰，得雉岩寺。時已薄暮，遂停囊岩寺。遇崖友楊子正，方讀書其間，遂從其後躋石峽，同躡青蘿閣，謁玉皇像。余與子正倚閣暮談至昏黑，乃飯岩寺而就枕焉。

初五日 是為端陽節。晨起，兩大注，念令節名山，何不暫憩，乃令顧僕入城市蔬酒。余方憑檻看山，忽楊君之窗友鄭君子英、朱君兄弟超凡、滌俱至，蓋俱讀書青蘿閣。上午雨止，下雉岩寺，略紀連日遊轍；而攜飲者至，余讓之，出坐雉岩寺亭，楊、鄭四君復以東來訂。當午，余就亭中，以蒲酒、雄黃自酬節意。下午，四君攜酒至，復就青蘿飲之。朱君有家樂，效吳腔，以為此中盛事，不知余之厭聞也。時方禁龍舟，舟人各以小艇私棹於山下，鼙鼓雷殷，回波雪湧，殊方同俗，聊資憑弔，不覺再熱。〔既暮，〕復下山，西入一洞。洞〔在山足，〕門西向，高穹而中平，上鐫「樂盛洞」三字，古甚，不知何人題。前有道宮，亦就荒圯。出洞，復東循雉岩崖麓，沿江而東。其東隅有石，上自山巔，下插江中，中剝而透明，〔深二丈，高三丈，〕若辟而成戶，〔江流自北匯其中。涉其南透崖以上，即為千手大士庵。〕余因濯足弄水，抵暮乃上宿雉岩。

雉岩，《一統志》以為即瀛山，在城南三里。〔陽水南支經其北，瀛水南下經其東，東有石門嵌江，西有穹洞深入，南有千手大士庵，俱列其足。雉岩寺高懸山半，北迎兩江頹浪，飛檻綴崖，倒影澄碧。寺西為雉山亭，南為雉山洞。洞外即飛崖門發，裂隙迸峽，直自巔下徹，旁有懸龍矯變，石色都異。前大石平湧為蓮台。台右根與後峽相接處，下透小穴入，西向台隙，摩崖登台，則懸龍架峽，正出其上。昔有閣曰青蘿，今移置台端，登之不知其為台也。然勝概麇集，不以閣掩。是山正對城南，為城外第二重案山。北一裡曰象鼻山水月洞，南三里曰崖頭淨瓶山荷葉洞，俱東逼瀛江，而是山在中較高，《志》遂以此為瀛山。〕范成大又以象鼻山水月洞為瀛山，後人漫無適從。然二山形象頗相似。〔但雉岩石門，不若水月擴然巨觀，故游者舍彼趨此。然以予權之，瀛江午向三山，不特此二山相匹，崖頭西北山腳，石亦剝空嵌水，跨成小門，其難立江水沖合中，三山俱可名瀛也。〕

初六日 晨餐後，作二詩別鄭、楊諸君。鄭君復強少留，以一詩酬贈焉。遂下山，西南一里入大道，東南一里過南溪橋。南溪之由高峙橋東，有水自西南直上逼西麓，〔繞山東北入瀛去，〕石樑跨其上，即所謂南溪也。白龍洞在山椒。累級而上，洞門高漲，西向臨溪，兩石倒懸洞口，豈即所謂白龍者耶？洞下廣列崇殿，仰望不知為〔洞〕。由殿左透級上，得璇室如層樓，內有自然之龕，置千手觀音。前臨殿室之上，環瞻洞頂，〔為〕此洞最勝處。從此北向東轉，遂成昏黑。先是，買炬山僧，僧言由洞內竟可達劉仙岩，不必仍由此洞出。及征錢篝火入，中頗寬宏多岐。先極其東隅，上躋一隙，余以為劉仙道也，〔竟〕途窮莫進。又南下一窪，則支竇傍午，上下交錯，余又以為劉仙道也，山僧言：「〔此乃〕護珠岩道，嶮巖莫逾。與其躡躑於杳黑，不若出洞平行為便。」時所齎茅炬已浪蕪垂盡，乃隨僧仍出白龍。下山至橋，望白龍之右復有洞盤空，而急於劉岩，遂從橋東循山南東轉，則南面一崖，層突彌聳，下亦有竅旁錯，時交臂而過。忽山雨復來，乃奔憩崖下，躋隙坐飛石上，出胡餅啖之。〔雨簾外窺，內映乳幕，〕仙仙乎有凌〔雲〕餐霞之想。久之雨止，〔下〕岩，轉岩之東，則劉仙岩在是矣。〔岩〕與白龍洞東西分向，由山南盤麓而行，相去不過一里，而避雨之岩正界其中，有觀在岩下。先入覓道士炊飯，而道枕未醒，有童子師導從觀石登級，先穿門西入，旋轉逾門上，復透門出，又得一岩，東南向，中看三仙焉，則劉仙與其師張平叔輩也。又左由透門之上，再度而北，又開一岩，中置仙妃，岩前懸石甚巨，當洞門，若樹屏，若垂簾。劉仙篆雷符於上岩右壁，又有寇忠愍大書，俱余所〔欲〕得者。〔予至岩，即周覽各竇。詢與白龍潛通處，竟不可得。乃知白龍所通，即避雨岩下竇，導僧所云護珠岩是也。〕時雨復連綿不止，余仍令顧僕隨童子師下觀，覓米自炊。余出匣中手摹雷符及寇書，而石崖歌則，石雨淋漓，抵暮而所摹無幾。又令靜聞抄錄張、劉二仙《金丹歌》，亦未竟。又崖間鐫劉仙《養氣湯方》及唐少卿《遇仙記》未錄，遂宿觀。道士出粥以餉。中夜大雨，勢若倒峽。

劉仙名景，字仲遠，乃平叔弟子，各有《金丹秘歌》鐫崖內，又有《俞真人歌》在洞門崖上，半已剝落，而《養氣湯方》甚妙，唐少卿書奇，俱附鐫焉。

初七日 雨滂沱不止。令顧僕炊飯觀中。余與靜聞冒雨登岩，各完未完之摹錄。遂由玉皇祠後，尋草中伏級，向東北登山。草深雨濕，裡衣沾透，而瞻顧岩石，層層猶不能已。而童子師追尋至岩中，顧不見客，高聲招餐，余乃還飯寺中。飯後，道士童師導由穿雲岩。其岩〔在〕上岩東南絕壁下，洞口亦東南向。其洞高穹爽朗，後與左右分穿三竅，左竅旁透洞前，後與右其竅小而暗，不暗行也。洞內鐫《桂林□二岩□二洞歌》，乃宋人筆。余喜其名，欲錄之，而高不可及。道士取二梯倚崖間，緣緣分錄，錄完出洞。洞右有文昌祠，由其而東過仙人足跡。跡在石上，比余足更長其半，而闊亦如之，深及五寸，指印分明，乃左足也。其側石上書「仙跡」二字，「跡」字乃手指所畫，而「仙」字乃鑿鐫成之者。由跡北上，即為仙跡岩。岩在穿雲東北崖之上，在上岩東隅，洞口亦東南向，外亦高朗，置老君像焉。其內乳柱倒垂，界為兩重，〔若堂皇之後，屏列窗櫺，分內外室者。〕洞岩穿竇兩岐，俱不深，而玲瓏有餘。

徘徊久之，雨霏不止，仍從仙跡石一里，抵觀前。別道士童師，遂南行〔二里，出〕□里鋪。〔鋪在門雞西，郡往平樂大道。〕由鋪南進靈臺石坊，東向岐路，入一里，北望穿山，隔江高懸巨竇，昔從北顧，今轉作南瞻，空濛雨色中，得此圓明，疑是中秋半晴半雨也。再前，望崖頭北隅梳妝台下，飛石嵌江，剝成門闕，遠望之，較水月似小，而與雉山石門，其勢相似。然急流湧其

中，蕩漾尤異，倏忽之間，上見圓明達雲，下睹方渚嵌水，瞻顧之間，奇絕未有。共一里，東至崖頭廟。其山在雉山之南，乃城南第三重當午之案也。瀉江西合陽江於雉山，又東會拖劍水及瀉江支水於穿山，奔流南下，此山當其衝。山不甚高，而屹立扼流，有當熊之勢。西向祀嘉應妃，甚靈，即靈懿廟。其北崖有亭，為梳妝台，下即飛崖懸嵌，中剝成門處，而崖突波傾，不能下瞰，但見回浪躍瀾，漩石而出，時蹙然有聲耳。坐久之，返廟中。由其後入一洞，其門西向。穿門歷級下，其後呀然通〔望〕，有石肺垂洞中，其色正綠，疊覆田田的樣子，是為荷葉洞。穿葉底透山東北，即通明之口也，瀉江復漾其下。由葉前左下，東轉深黑中，其勢穹然，不及索炬而入。初，余自雉山僧聞荷葉洞之名，問之不得其處，至是拭崖題知之，得於意外，洞亦靈幻，不負雨中躑躅。廟中無居人，賽神攜火就崖而炊，前後不絕。其東北隅石崖插江，山名「淨瓶」以此，須泛舟沿流觀之，其上莫窺也。

仍二里出大道，傍□里鋪，〔經白龍洞，北隨溪探前所望白龍左洞，則玄岩也。岩東向，洞門高聳。下峽，由南腋東入上洞；東登必由北輿，俱崇深幽邃，無炬不能遐歷。洞前乳柱繽紛，不減白龍。上鑿「玄岩」，字甚古。出洞，〕飯而雨霽。五里入寧遠門，返寓，易衣浣污焉。

初八日 晨餐後，市石於按察司東初暘王孫家，令顧僕先攜三小者返寓，以三大者留為包夾焉。余遂同靜聞裡半出北門，轉而東半里，北入支徑，過一塘，遂登劉巖山。先有庵在山麓，洞當其後，為劉巖洞。洞門西向，東下淵黑，外置門為藏萑之所。此岩以劉姓者名，與城南劉仙同名實異也。由右躋危級而上，是為明月洞。其洞高綴危崖之半，上削千尺，下臨重壑，洞門亦西向。僧白雲架佛閣於洞門之上，層疊倚岩，有飛雲綴空之勢。洞在閣下，東入呀然，然昏黑莫辨，無甚奇。出洞，覓所謂望夫山。山在其北，猶掩不可睹。乃飯而下，崖半見北有支徑，遂循崖少北，復見一洞西向，其門高懸，為僧伐木倒架，縱橫洞前，無由上躋。方徘徊間，而白雲自上望之，亟趨而下，慫慂引登。梯疊門而上，一石當門樹屏；由其左透隙，則宛轉玲瓏；逾石脊東下，穹然直透山腹；辟門東出，外臨層崖，內列堂輿，憑空下瞰，如置身雲端也。洞門乳柱縱橫，徑竇逆裂，北有一徑高穹下墜，東轉昏黑，亦有門東出，暗不復下。復與白雲分踞石脊之中，談此洞靈異。昔其徒有不逞者，入洞迷昧，不知所往。白雲遍覓無可得，哀求佛前。五日，復自洞側出，言為神所縛，將置之海，以師乞免責之。然先是覓洞中數遍，不知從何出也。此間東西透豁，而有脊有門中界之。〔不若穿山、疊彩、中隱、南峰諸洞，擴然平通，下望明皎，內無餘奧也。〕

下洞，別白云。仍一里，西過北門，門西峰當面起，削山為城。循其北麓轉西北城角，下盤層石，上削危城。其西正馬留山東度之脈；其南瀕城為池，南匯與涼水洞橋。而南入陽江；其北則窪匯山塘，而東淺於虞山接龍橋下者。《志》所稱始安嶠當在其處也。北門在兩山夾中，東西二峰峭竚而起，因之為城，鎖鑰甚壯。然北城隨山南轉，故北隅甚狹，漸迤而南，則東西開擴矣。

余少憩城外西北角盤崖之上，旋入北門，西謁陽明祠。復東由大街南行，則望河西岩之穴正當明處，若皎月高懸焉。又南，共一里，至《桂嶺碑》側，西向瀕城，復得一山，則華景洞在焉。洞門東向，前有大池，後倚山，則亦因為西城者。洞前岩平朗，上覆外敞，其南昔有樓閣，今俱傾圮莫支，僧移就岩棲焉。岩後穿穴為門，其內嶮呀，分為三：南入者，窪暗而邃；西透者，昔穿城外，因為城門，後磬石塞而斷焉，北轉者，上出若前，下履飛石，東臨岩上。崖有舊鏤一，為開慶元年手敕，乃昇其鎮將者。開慶不知是何年號，其詞翰俱為可觀。而下有謝表并跋，則泐不能讀矣。已復出至前岩，僧言由洞左攀城而上，山之絕頂有《諸葛碑》。余從聞異之，亟西登城陴，乃循而南登，已〔從石萼〕叢錯中攀躋山頂。頂南荒草中有兩碑，一為成化間開府孔鏞撰文，一為嘉靖間閩帥俞大猷修記。皆言此山昔名臥龍，故因而祀公，以公德業在天下，非以地拘也。今頂祠已廢，更創山麓。從其上東俯宮衢，晚煙歷歷，西瞰濛濛，荷葉田田，近則馬留山倒影，遠則侯山諸峰列翠，雖無諸葛遺蹤，亦為八桂勝地。其側崖棘中，有百合花一枝，五萼，甚鉅，因連根折之，肩而下山，即為按察司後矣。薄暮，共二里，抵寓。

初九日 余少憩寓中。上午，南自大街一里過樵樓，市扇欲書《登秀詩》贈紺谷、靈室二僧，扇無佳者。乃從縣後街西入宗室廉泉園。園在居右，後臨大塘，遠山近水，映帶頗盛，果樹峰石，雜植其中，而亭榭則雕鏤績飾，板而無紋也。停憩久之。東南一里，過五嶽觀。又一里，出文昌門，乃東南門也，南溪山正對其前。轉若一指，直上南過石梁，〔梁下即陽江北分派。〕即東轉而行，半里，過桂林會館，又半里，抵石山南麓，則三教庵在焉。庵後為右軍崖，即方信孺結軒處。方時刻庵後石崖上，猶完好可拓。其山亦為瀉山，今人呼為象鼻山，與雉土人藏萑其中也。洞不甚寬廣，昔直透東北隅，今其後竅已疊石掩塞。循石崖東北，遂抵瀉江。乃盤山溯行，從石崖危嵌中又得一洞，北向，名南極洞。其中不甚深。出其前，直盤至西北隅，是為象鼻岩，而水月洞現焉。蓋一山而皆以形象異名也。飛崖自山頂飛跨，北插中流，東西俱高剝成門，陽江從城南來，流貫而合於瀉。上既空明如月，下復內外濛濛，「水月」之稱以此。而插江之涯，下跨於水，上屬於山，中垂外掀，有卷鼻之勢，「象鼻」之稱又以此。水洞之南，崖半又辟陸洞。其崖亦自山頂東跨江畔，中剝圓竅，長若行廊，直透水洞之上，〔北踞竅口，下瞰水洞，〕東西交穿互映之景，真為勝絕。宋范石湖作銘勒竅壁以存。字大小不一，半已湮泐，此斷文蝕東，真可與范銘同珍，當覓工拓之，不可失也。時有漁舟泊洞口崖石間，因令棹余繞出洞外，復穿入洞中，兼盡水陸之觀。

乃南行一里，渡瀉江東岸，又二里抵穿山下。其山西與門雞山相對。〔門雞在劉仙岩南，崖頭山北，瀉江西岸瀕江之山也。東西夾瀉，怒冠鼓距，兩山當合名門雞，特東山透明如圓鏡，故更以穿山名之。〕山之西又有一峰危立，初望之為一，抵其下，始見豎石下剖，直抵山之根，若岐若合，亭亭夾立。蓋山以脆薄飛揚見奇也，土人名為荷葉山，殊得之也。穿山北麓，嘉熙拖劍之水直漱崖根，循山而南，遂與瀉合。余始至其北，隔溪不得渡。望崖壁危懸，洞門或明或暗，紛紛錯列，即渡亦不得上。乃隨溪南行，隔水東眺，則穿岩已轉，不睹空明，而山側成峰，尖若豎指矣。又以小舟東渡，出穿山南麓，北面而登。撥草尋磴，登一岩，高而倚山半，其門南向，〔疑〕即穿岩矣。而其內乳柱中懸，瓊楞層疊，殊有曲折之致。由其左深入，則漸窪而黑，水匯於中。知非穿岩，乃出。由其右復攀躋而上，則崇岩曠然，平透山腹，徑山□餘丈，高闊俱五六丈，上若卷橋，下如甬道，中無懸列之石，故一望通明。洞北崖右有鏤為「空明」者，由其外攀崖東轉，又開一洞，北向與穿岩並列，而後不中通，內分層竇，若以穿岩為皇堂，則此為奧室矣。〔其東尚有三洞門，下可望見，至此則峭削絕徑。〕穿岩之南，其上復懸一洞，南向與穿岩疊起，而後不北透，內列重幃，若以穿岩為平台，則此為架閣矣。憑眺久之，仍由舊路東〔下匯〕水岩。將南抵山麓，復見一洞，門亦南向，而列於匯水之東。其內亦有支竅，西入而隘黑無奇。時將薄暮，遂仍西渡荷葉山下。北二里，過河船所，溯瀉江東岸，又東北行三里，渡浮橋而返寓。

初□日 余憩寓中。上午，令取前留初暘所裹石，內一黑峰，多斧接痕。下午，復親攜往換，而初暘觀戲王城後門，姑以石留其家。遂同靜聞以所書詩扇及岳茗齋送紺谷。比抵王城後門，時方演劇，觀者擁列門闌，不得入。靜聞袖扇茗登戲壇。適紺谷在壇，更為訂期□三〔日〕。余時暴日中暑甚，不欲觀戲，急托闌內僧促靜聞返，乃憩寓中。

□一日 飯後出東江門，渡浮橋，共一里，過嘉熙橋，問龍隱路。龍隱岩即在橋東之南崖，乃來時所過。夾路兩山，北為七星，南為龍隱，其巖洞俱西向臨江。七星之後穿山而東者，為曾公岩，其前有峰分岐，植立路北。隱龍之後逾嶺而南者，為隱真岩，其北有石端拱，俯瞰路南。此來時初入之隘，至是始得其詳也。從橋下南眺，龍隱與月牙並列東崖，第月牙稍北，度橋循山，有路可通；而龍隱稍南，須從橋下涉江而上；其大道則自端拱之石南逾嶺坳，循隱真而西，又從怡雲北轉始達，其間又迂迴里餘矣。余欲並眺端拱石人，遂由橋東直趨嶺下，乃南上平瞻石人。又南下，即得一大塘。由塘北循山西轉，其崖石俱盤削飛突。共里餘，抵山之西南隅。其峰益嵯峨層疊，中空外聳，上若鵲橋懸空，心異之，知龍隱在下，始攀隙而登，上有台址，拂崖讀記，則怡雲亭之廢跡也。由其上轉罅梯空，穿石罅上躋，其石片片懸綴，側者透峽，平者架橋，無不嵌空玲瓏。既而踞坐橋下，則上覆為龕，攀歷橋上，則下懸成閣，此真龍角之宮，蟾（口）之窟也。下至怡雲，其右即龍隱在焉。洞門西向，高穹廣衍，無輿隔之竅，而頂石平覆，若施幔布幄，有紋二縷，蜿蜒若龍，萃而為頭，則懸石下垂，水滴其端，若驪珠焉。此龍隱之所由其名也。其洞昔為釋迦寺，僧廬甚盛，宋人之刻多萃其間，後有《元嶮黨人碑》，則其尤著者也。今已廢棄，寂無人居。豈釋教之盛衰，抑世變之滄

桑也！洞右近口，復縮台垂柱，環為層龕，內矚重洞，外瞰深流，此為最勝。出岩，已過午矣。

仍從怡雲南麓，東北逾端嶺，過「拱石人」處。乃西轉循街共里餘，將至花橋，令顧僕北炊於朝雲岩。共里餘，余與靜聞南沿西麓，隨流磴磴半里，入月牙岩。其岩西向，與龍岩比肩而立，第此則疊石通磴，彼則斷壁削崖，路分通塞耳。其岩上環如玦而西缺其口，內不甚深而半圓半豁，形如上弦之狀，鉤簾垂幌，下映清冷，亦幽境也。既而仍由街北過七星，入壽佛寺。寺在七星觀北，其後即棲霞大洞。僧空生頗雅飭，因留客。時余急於朝雲之餐，遂辭。乃從其北而東躡磴，則朝雲之餐已熟，亟餐之，下午矣。

下山，北過葛老橋，東入一王孫之苑，中多果木，方建亭飭廡焉。地幽而制板，非余所欲觀也。時余欲覓屏風，而遍詢莫識，或有以黃金岩告者，謂去城東北五里，其道路吻合，疑即此山。及詢黃金，又多指朝雲下佛廬當之，謂內闈王公所建，此乃王公，非黃金也。求屏風而不得，並黃金而莫從，乃貿貿焉望東北而趨。約三里，遇負擔而詢之，其指村北山曰：「此即是矣。」此中土人鮮知其名，乃從村右北趨，問之村人，仍不知也。中猶疑信參半，及抵山東麓，則削崖平展，列嶂危懸，所云屏風，庶幾不遠。已轉北麓，則洞門如峽，自下高穹，山頂兩崖，闊五丈，高□餘丈。初向南平入，□丈之內，忽少轉東南向，忽明穴天開，自下望之，層樓結蜃，高鏡懸空，即非屏風岩，亦異境也。從此遂高躋也，又□餘丈而出明穴之口。先，余一入洞，即采嫩松拭兩崖，開蘚剔翳，而古刻露焉。字盡得松膏之潤，如摹拓者然，雖蝕亦漸可辨。右崖鐫「程公岩」三大字。西有記文一通，則是岩為鄱陽程公〔崇寧帥桂時〕所開，而程子鄰嗣為桂帥，屬侯彭老為記，梵仙趙研書之者也。《志》言屏風岩一名程公，至此乃憬然無疑，而轉訝負擔指點之人所遇之奇也。乃更拭，其西又鐫《壺天觀銘序》，有「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」之文，而後不著撰名，第復草書二行於後曰：「淳熙乙未（公元1175年）二□八日，酌別碧虛七人復過壺天觀。」姓字在棲霞，必即范公無疑，又不可無棲霞一番詳證矣。左崖鐫張安國詩題，其字甚放逸。其西又鐫《大宋磨崖碑》，為李彥弼大書深刻者。其書甚大而高，不及盡拭而讀之。遂西向登級，上登穴口，其內岩頂之石，層層下垂，若雲翼翳空，極其雄峻。將至穴口，其處少平。北與有大石幢，盤疊至頂，圓若轉輪，累若覆蓮，色碧形幻，何造物之設奇若此也！是處當壺天觀故址，劫塵蕩盡，靈穴當懸，更覺空明不夾。出穴而西，其外山回崖轉，石骨森森，下即盤峰成窩。窩底有洞北向，心頗異之。遂不及返觀前洞，竟從明穴之後覓徑西南下，及抵窩入洞，洞不甚深。乃即逾窩而西，有石峰駢枝並起，一為石工錘鑿垂盡，一猶亭亭獨立。從其東更南三里，已出葛老橋之西，於是循朝雲、七星西麓，西度花橋。時方日落，市人紛言流賊薄永城，省城戒嚴，城門已閉。亟馳一里，過浮橋，而門猶半啟，得返寓焉。

□二日 復二里，過初陽宗室，換得一石，令顧僕肩之，欲寄於都府街東裱工胡姓家。適大雨如注，共里餘抵胡。胡亟來接，人手而石尖硃然中斷，余無如之奈何，姑置其家。候雨少止，遂西過都府前，又西逕學宮，乃南行，共二里而出麗澤門。門外有巨塘匯水，〔水自西北城角馬留過脊處，南抵振武門北，入陽江，〕自北而南，有石樑跨之，〔曰涼水洞橋。〕其梁北塘中，蓮花盛開，幽香豔色，坐梁端樹下眺之，令人不能去。又西南行一里，已出隱山之外。從其西度西湖橋，溯陽江北岸而西，通侯山背；而大道猶在西南，當自振武門西度定西橋。時余欲覓中隱山，久詢不得，《志》言在城西南□里，乃轉而南向行。又一里抵振武門，於是越橋西行，一里，忽見路右有山森然，有洞呀然，即北趨其下。前有古寺，拭碑讀之，則西山也。

西山之勝，余以為與隱山、西湖相近，先是數詢之不獲，然亦不知有洞也。亟舍寺趨洞，洞門南向。其東又有裂石，自峰頂下跨成門。復舍洞趨之，則其門南北豁然，亦如雉山、象鼻之中空外跨，但彼則急流中貫，此則澄潭外繞耳。然其外跨之石，其上欹疊交錯，尤露奇炫異放。亦未遽入門中，先繞其東，遂抵山北，則北向亦有洞呀然。穿洞而南，橫透山腹，竟與南洞南北貫徹，第中有夾門，有垂柱，不若穿山中洞、風洞西岩一望皎然耳。然其內平整曲折，以小巧見奇，固居然一勝也。出南洞，望洞左有磴疊嵯峨中。循之北躋峰頂，則怪異之石，鏗鏘鋒鏘，〔中旋為平凹，長若溝洫光滑特異。〕既下至南洞前，始東入〔石〕門。其門乃片石下攢，垂石上覆，中門高辟，眾竅旁通，內穹一室，外啟八窗，亦以小巧見奇，又一勝也。停憩久之，望其西峰，石亦聳列。從寺後西曆其上，由峰嶠中歷級南下，出慶元伯祠。

西循大道行，又三里，由岐徑北趨木陵村。先是，求中隱不〔得〕，至此有居人朱姓者。告余曰：「中隱、呂公，余俱未之聞，惟木陵村有佛子岩，其洞三層，道里相〔同〕，或即此岩未可知。」余領之，遂從此岐入。西北二里，望見石峰在侯山東麓，洞門高懸。乃令顧僕就炊村氓家，余同靜聞北抵岩下。其岩之東，先有二河南向，余先入最東者，則洞敞而不深。稍西，則洞門側裂，外垂列乳，中橫一屏。屏後深峽下墜，屏東西俱有門可瞰而下，由峽中北入，其竅旁裂，漸隘而黑。乃復出，又西上入大洞。其河南下北上。穹然高透，頗如程公岩。瞻右崖有題，亟以松枝磨拭之，則宋紹興甲戌七月望呂願忠題中隱山《呂公洞詩》也，〔後署云：〕「假守洛陽呂叔恭游中隱山無名洞，客有言：「此洞自君題，當以呂公名之。『余未敢披襟，在坐者，旨曰：』當甚。『因書五□六字鑄於壁。』余見之，更憬然喜，始知佛子岩之即呂公，呂公岩之即中隱也。於是北躋後穴，其內雲翼劈空，疊層倒簷，與洞俱上，不作逼隘之觀。而穴口高朗，更大於程公岩之後〔穴〕也。出口而北，有石磴二道，一東北下山麓，一西北躋山頂。余先從其下者，則北向之麓，皆崕峒如雲嘯幔覆，外有倒石，界而為門，列而為窗，而內蜿蜒旁通，繞若行廊復道，此下洞之最幽奇者也。既而復上中洞後穴，從其左西北躋級而上，忽復得一洞。其洞北入南穹，擴然平朗，南向之中一石聳立如台，上有石佛，不知其自來，佛子洞之名所由也。其前有巨石柱，如屏中峙，東西界為兩門：西竅大而正，自下遠眺，從竅直透北山，而東則隱焉；東竅狹而偏，其竅內東旋一龕，中圓覆而外夾如門，門上龍虎交兩旁，有因而雕續之者，及失天真，則真之宮也。竅外循崖東轉，又辟一門，下臨中洞之上，則關帝之座也。余得一佛子，而中隱、呂公岩諸跡種種畢現，誠意外之奇遇也。仍由洞北東下，穿中洞南出，再讀呂公五□六字題，識之以待歸錄。出中洞，復循山西行。又開一洞，南向與中洞並列，中存佛座、柱礎，則昔時梵宇也，而內不甚宏。

由其西攀磴而上，又有南向之洞，余時腹已枵然，急下山，飯於木陵氓家。氓言：「西向侯山之下，尚有銅錢岩，可透出前山；北向趙家山，亦有洞可深入；南向茶庵之西，又有陳搏岩，頗奇。」余思諸岩不能遍歷，而侯山為眾峰之冠，其岩不可交臂而過。遂由中隱舊路越小橋西，共一里，登侯山東麓。〔抵侯山廟，廟後山麓漫衍，蹈水披叢，〕茫不得洞。但見有級上躋，幾欲賈勇一登絕頂，而山前行者，高呼日暮不可登。第西南遙望大道之南，削峰東轉，有洞東北穹焉。不知為銅錢、為陳搏，姑望之而趨、交大道南去，共一里抵其下。洞門東北向，高倚山半，而前有潛水，匯而成潭。從潭上拾級攀棘，遂入洞中。其洞亂石堆門，外高內深，歷石級西南下，直墜洞底，則水涯淵然。內望有一石橫突出，若龍首騰空，下有仄崖嵌水，內有裂隙旁通。余抵龍首之下，畏仄崖峭滑，逡巡未前，而從者高呼：「日暮，路險。此可莫入！」乃從之出，下山。循麓轉出東南，則此山之背，似復有門，前復匯水，豈所云銅錢岩可透前山者，乃即此耶？〔其處西峰駢聳，無侯山之高，而峭拔過之。〕日暮急馳，姑留以為後日之游。共二里，南出大道，回顧其西路南夾道之山，上有一竅東西透空，亦與佛子穿岩無異，俱留為後游，不暇執途人而問。時途中又紛言城門已閉，竭蹶東趨三里，過茶庵，又二里，過前木陵分歧處，已昏黑矣。度已不及入城，又三里抵振武門，猶未全掩也。側身而入，從容抵寓。

□三日 早促飯，即出靖藩城北門，過獨秀西庵，叩紺谷，已入內官禮懺矣。登峰之約，復欲移之他日。余召與其徒靈室期，姑先陽朔，而後來此。乃出就日門，過木龍南洞，由其下渡江。還望木龍洞下層，復有洞濱江穿麓，湍流可愛。上江東涯，即溯江流北行，不半里，入千佛閣，乃平殿也。〔前有榕一株。〕問所謂辰山者，自庵至渡頭東街，僧俗少及長俱無一知。乃東向蒼莽行，冀近山處或得一識者，如屏風岩故事。隨大路東北五里，眺堯山在東，屏風岩在南，獨辰山茫然無辨。一負芻者，執而問之，其人曰：「余生長於此，未聞所謂辰山。無已，則東南數里有寨山角，其岩前後相通，或即此也。」余欲從之，將東南行，忽北望一山，去路不一里，而其山穹然有洞，洞口有石當門，赭色斑斕，彪炳有異。亟問何名，負芻者曰：「老虎山也。」余謂靜

聞：「何不先了此，而後覓辰山。」遂北由岐行一里，抵山下。有耕者，再問之，語如初。乃望高賈勇，遂先登洞口斑斕石畔，穿入跨下，其內天光自頂四射。由下北透其腹，再入重門，支峽後裂，層度上懸，俱莫可度。返南向重門內，攀崖上躋，遂履層樓，徘徊未下。忽一人來候洞前，乃下問之，曰：「是山名老虎山，是洞名獅子口，以形也。又名黃鵬岩，以色也。山前三洞：下曰平地，中曰道士，上曰黃鵬。」似欲為余前驅者。余出洞，見山頂石叢參錯，不暇與其人語，遂循路上躋。其石片片，皆冰稜鐵色。久之下嶺，石稜就夷，棘道轉沒。方躡躡間，前候者自山下釋耒趨上，引余左入道士岩。岩亦南向，在黃鵬之東而稍下，所謂中洞也。洞之前壁，右鐫李彥弼，左鐫胡槻詩，皆贈劉升之者。升之家山下，讀書洞間，故當道皆重之。拂讀詩敘，始知是山之即為辰山。又得辰山之不待外索，更奇甚。前得屏風岩於近山之指示，又得中隱山於時登之摹擬，若此山近人皆以為非，既登莫知其是，而數百年之遺蹟，獨耿耿示我也，又孰提醒而孰嚮導之耶？

余就岩錄詩，因令顧僕隨導者往其家就炊，其人欣然同去。錄未竟，其人復來，候往就餐，余乃隨之穿東側門而出。其門內剖重龕，外聳峽壁。東向下山，以為其家不遠，瞻眺無近村，始知尚在東北一里外也。抵王氏，主人備餐加豆，且留宿焉。余見堯山漸近，擬為明日遊，因俞其請，而以余暑索近勝。慶宇乃肩梯東炬前導，為青珠洞游。不約而隨者數人，皆王姓。遂復趨辰山北麓。

其洞北向，裂峽上並山頂，內界兩層。始向南，入餘丈，乃攀崖而上，其中穹窿而暗。稍轉而西，乃豎梯向北崖上躋。既登，遂北入峽中五丈餘，透出橫峽。其峽東西橫互，上高俱不見頂。由東行四五丈，漸辟生光，有大石柱中懸。繞出柱西，其峽又南北豎裂：南入而臨洞底，即穹窿頂之上也；北出而臨洞門，即裂峽分層之巔也。洞門中列二柱，剖為一門二窗，延影內射，正當圓柱。余詫以為奇，而導者曰：「未也。」轉從橫峽口，又由西行四五丈，有竅南入，甚隘。悉去衣赤體，伏地蛇伸以進。其穴長三丈，大僅如筒，又曲折而有中懸之柱，若范人之身而為之竅者。時從游兩人以火炬先入，余繼之。半晌而度，即西墜度板，然後後入者得頂踵而入，幾幾乎度一人須磨捱一時矣。過隘，洞復穹然，上崇下陷，乃俯南降，垂乳紛列，迥與外異。導者曰：「未也！」又西逾一梁，梁橫〔南北〕若闕，下可由穴以墜，上可截梁而度。越梁西下，石乳愈奇。四窪既窮，復轉北上，靡麗盈眸，彌轉彌勝。蓋此洞與山南之黃鵬正南北相當，而南則層疊軒朗，滌慮怡神，可以久托；北則重巒險巖，駭心恫目，所宜暫游。洵一山皆空，其環峙分門者雖多，無逾此二妙矣。〔北向開洞門者三，此為中，東西二門俱淺。〕

出，復東循北麓，過洞門一，不甚深。轉南向而循東麓，先過高穹之洞一，又過內削三曲一，又過狗頭岩一，皆以高懸不入。又南過道後峽門，又南得和合岩。其岩亦東向，內輒南裂成峽，而峽東壁上鐫和、合二仙像，衣褶妙若天然，必非塵筆可就。〔南向者三，即平地、道士、黃鵬也。《志》稱辰山有洞三級，第指其南耳。惟西面予未之窮。出青珠洞，過北洞一，東麓洞五，〕轉西向而循南麓，遂入平地岩。其門南向，初入欹側，不堪平行，側身挨北緣東隙而上，內境既穹，外光漸燿。時火炬俱棄北隅，慶宇復欲出取，而暮色亦上，不堪棲遲，乃謝之出。亦以此洞既通中洞，已窮兩端，無復中蘊矣。乃從山東北一里，復抵王氏。慶宇之母，已具餐相待。是夜月色甚皎，而蚊聚成雷，慶宇撤己帳供客，主僕俱得安寢。

四日 早餐於慶宇處，遂東行。過一聚落，又東北共三里，過矮山。其山在堯山之西，瀉水之東，其北復聳一枝，如拇指之附，乃石山最北之首峰也。山南崖削立，下有白巖洞。洞門南向，三竇旁通；其內垂石，如蓮葉卷覆，下多透漏，列為支門；其後少削，而下輒復平曠；轉而西入數丈，仍南透天光。出洞而東，有庵兩重，庵後又有洞甚爽，僧置牛欄糶笠於中，此中之點綴名勝者如此！北小山之頂，一小石尖立，特起如人。山之名「矮」，以矮於眾山；余見其嶙峋，欲以雅名易之，未能也。

於是東向溯小溪行，共二里，抵堯山西麓。由王墳之左渡一小石橋，乃上山，入古石山坊，共二里，抵玉虛殿。其處山回成塢，西向開洋，水自山後轉峽而來，可潤可耕，名天賜田，而土人訛為天子田。由殿右轉入山後，則兩山夾而成澗。乃南向溯澗半里，又逾澗東上半里，始登嶺角，於是從嶺上望東北最高峰而登。適得樵者，詢帝堯廟所在。其人指最高峰曰：「廟在此頂，今已移麓，惟存二石為識，無他可睹也。」乃益東北上，三過狹脊，三登三降。又二里，始登第一高峰，然廟址無影響，並二石亦莫辨焉。蓋此中皆石峰林立，得土山反以為異，故群而稱之，猶吾地皆土山而偶得一石峰也。大舜虞山已屬附影，猶有《史記》蒼梧之文，而放助何與於此哉！若謂聲教南暨，則又不獨此山也。或者曰：「山勢岩嶢。」又或曰：「昔為瑤人所穴，以聲音之同，遂訛為過化所及。如臥龍之諸葛，此豈三國版圖哉！」其山之東，石峰攢叢，有溪盤繞其間，當即大壩之上流，出於廖家〔村〕西者也。

憑眺久之，仍五里下，飯於玉虛殿。又二里，抵山麓小橋。聞其北有堯廟，乃縣中移以便伏臘故事者，其東南有寨山角鐵峰山，其名頗著。乃又南渡一橋，於是東南循堯山南麓而趨，將先探鐵峰，遂可西南轉及寨山、黃金而返也。五里，已出堯山東南塢。其南石峰森森，而東南一峰，尤錚錚岌岌。余疑其為鐵峰山，得兩人自東來，問之，曰：「鐵峰在西，已逾而東矣！」余不信，曰：「寧失鐵峰，此錚錚者不可失也！」益東南馳松篁間，復得一小沙彌，詢鐵峰，曰：「前即是矣！」出林，夾右轉石山而南，將抵錚錚突峰之西，忽一老者曳杖至。再詢之，則夾右而轉者即鐵峰，其東南錚錚者乃天童觀後峰，錚錚者可望而不可登，鐵峰山則可登而不可入。蓋鐵峰頗似獨秀，其下有巖洞，昔有仙留記，曰：「有人開得鐵峰山，真珠金寶滿擔擔。」故先後多鑿崖通竅者，及將得其門，輒墜石閉塞焉。老者指余循南麓遍探，仍返勸東麓，俱無深入容身之竅。

乃西馳一里，轉入南岐。又一里抵冷水塘。小橋跨流，急湧西南而去，一村依山逐澗，亦幽棲之勝，而其人不知之也。村南石峰如屏，東西橫互，從西嚮望之，只薄若立指。從其腋東轉南山之坳，則遂出山南大道。始馳而西，共三里過萬洞寺，則寨山在其西矣。其地石山始開，平疇如砥，而寨山兀立其中。望其東崖，穹然壁立，懸乳之上，有室飛嵌，而不見其徑。轉循山南，抵山西麓，乃歷級北上。當〔寨山〕西北隅，崖開一罅，上架橫梁，乃逾梁入洞，貫腹而東，透出東崖，已在嵌室之內矣。余時急於東出，西洞真形俱不及細按。及透東洞，始解衣憩息，竟圖托宿其間，不暇更問他勝矣。

五日 寨山洞中多蚊，無帳睡不能熟。晨起，曉日即射洞而入，余不候盥櫛，輒遍觀洞中。蓋其洞西北東南，前後兩辟，而中則通隘，僅容一人。由西麓上山腰，透入飛石下，旋轉躡其上，卷石為橋，以達洞門。門西北向，門內洞界為兩，南北並列，俱平整可居。北洞之後，即通隘透腹處也，隘長三丈。既入，即寬辟為岩，懸乳垂蓮，氤氳左右，而僧結屋掩其門。東岩上下，俱極崇削，惟屋左角餘飛台一掌，不為屋掩。余先是中夜為蚊所驅，時出坐其上。月色當空，見平疇繞麓，稻畔溢水，致甚幽曠。東岩之下，亦有深洞，第不透明。路當山麓，南轉始得東上。余既晨餐，西北望黃金岩頗近，亟趨焉，不復東尋下洞也。

下山西麓，過竹橋，由村北西北行，三里，抵岩之陽。其山骨立路北，上有豎石如觀音，有伏石如蝦蟆，土人呼為「蟆拐拜觀音」。其下即裂為洞，洞不深而高，南北交透，前低後峻。後門之半，復有石橫飛，若駕虹空中，門界為二。既內外分啟，亦上下層分，映徹之景，莫此為甚，土人俱指此為黃金岩。余既得之黃公之外，又覺此洞之奇，雖中無鐫刻，而心有餘幸幸運。由洞內上躋，北出駕虹之下，俯瞰北麓，拖劍江直齧其下而西去焉。踞坐久之，仍南下出洞。其右復有一洞，門亦南向高裂，其內則深入而不透，若重峽而已。已從西麓北轉，山之西北，亦有一洞西向，則中穹而不深，亦不透。其對山有東向之洞，與此相向，若門廡對列。其洞則內分四支如「□」字。東北二門則外透而明，然東其所入，北乃懸崖也；西南二峽則內入而黑，然西其上與，南乃深潭也。拖劍之水在東峰之北，抵此洞前，轉北循山。當洞有橋跨之，橋內匯而為池，亦山叢水曲之奧矣。出洞，不知其名，心詫其異，見汲水池中者，姑問之。其人曰：「此洞無名。其上更有一洞，可躋而尋也。」亟從之。適雨至不為阻，披簣透崖而上。南北兩石屏並立而起，微路當其中，甚峻。洞峙南屏後，門亦東向，而不甚宏。門左刻石一方，則宋人遺蹟也，言此洞山回水繞，洞名黃金，為東坡居士香火院。岩中東坡題額可拓，予急覓之。洞右有舊鐫，上有「黃金岩」三字可辨。其下方所書，則泐剝無餘矣。始知是洞為黃金，而前乃其東峰之洞。一黃金洞而既能得土人之所不知，又能知土人之所誤指，且又知其為名賢所遺；第東坡不聞至桂為可疑耳。洞內無他奇，而北轉上透天光，斷崖崩溜，無級可攀。乃出門左，見北屏內峽，有路上躋，第為積莽所翳，雨深蔓

濕，不堪置足，余賈勇直前，靜聞不能從焉。既登，轉而南，則上洞也。洞門北向。門外棘蔓交絡，余縷分而節斷之，乃得入門。門內旁竇外通，重樓三疊，下俯甚深，上眺亦異，然其上俱無級罅可攀。諦視久之，見中洞之內，有旁竇〔玲瓏，懸隙宛轉，〕可穿而上，第隘而層折，四體難舒。於是脫衣赤體，蛇伸蠖曲，遂出上層〔平皮閣上〕，踞洞口飛石駕梁之上，高呼靜聞，久而後至，亦以前法教猱而升，乃共下焉。

時顧僕待下洞橋端甚久，既下，越橋將西趨屏風山，欲更錄《程公岩記》並《壺天（觀）銘序》。回望黃金岩下，其西北麓諸洞尤多，乃復越橋而西，隨拖劍繞山北麓，其處又〔得〕北向洞二，西向洞三，或旁透多門，或內夾深峽，一山之麓，靡不嵌空，若垂雲覆翼焉。極西一洞門，亦自西北穿透東南，亦北低南峻，與東峰（缺。）午，令顧僕先炊王慶宇處，余與靜聞西望屏風山而趨。將度拖劍水，望〔屏風、黃金〕兩山之中，又南界一山，其下有河北向，復迂道從之。則其洞亦旁分兩門，一北一東，此山之東北隅洞也。其西有級上躋，再上而級崩路削，又有河北向。其前有垣，其後有座，乃昔時梵宇所托，雖後左深竅可入，然暗不能窮。乃下抵西北隅，則旁透之洞，中空之峽，又連辟焉，頗與黃金岩之西北同。而正西一洞，高穹層列，〔紛拿杰張，此〕又以雄厲見奇，〔非尋常窈窕窟也。〕土人見予久入，詫而來視，余還問其名，知為飛石洞。從此遂西度石堰，共一里入程公岩，錄東崖記、銘二紙。崖高石側，無從緣拭，抄錄甚久，有數字終不能辨。時已過午，腹中枵然，乃出岩北趨王氏。不半里，過一村，以衣質梯，復肩至岩中，緣拭數字，盡錄無遺。復緣拭西崖《張安國碑》，以其草書多剝，有數字不辨焉。

時已下午，於是出洞還梯，北二里，飯於王氏。王氏殺雞為黍，待客愈隆。其母再留止宿，余急於入城，第以胡楓詩下劉居顯跋未錄，攀堯拂拭，而慶宇復負而前趨。西一里，入道士岩東峽門，穿入洞中，拭左崖，再讀跋，終以剝多置。又校得胡詩三四字，乃入洞右隅之後腋，即與下洞平地岩通者。其隙始入甚隘，少進而西，則高下穹然，暗不可辨。慶宇欲取火為導，余曰：「不若以余晷探外未悉之洞也。」遂仍出東峽，循東麓而北，過狗頭洞。洞雖奇而名不雅，竟舍之。其北麓又有一洞，北門亦東向，外若裂罅。攀隙而上，歷轉三曲，遂透三窗，真窈窕之驚宮，玲瓏之驚宇也。出洞再北，即為高穹之洞。其門南向，上盤山頂，與北之青珠並。入其內，即東轉而上躋，已而北轉，漸上漸黑，雖崇峻自異，而透朗獨慳，非金之所心豔也。出洞，日已薄暮，遂別慶宇南趨二里，過屏風山西麓，至是已周其四面矣。又三里，過七星岩，又一里，入浮橋門，〔浮橋共三〇六舟云。〕則離寓已三日矣。

〇六日 余暫憩趙寓，作寄衡州金祥甫書，補紀游之未盡者。

〇七日 雨。余再憩趙寓，作家報並祥甫書，簡點所市石。是日下午，輒閉諸城門，以靖蒲燔靈也。先是，數日前先禮懺、演劇於藩城後，又架三木台於府門前。至是夜二鼓，遍懸白蓮燈於台之四旁，置火炮花燄於台上，奉靈主於中，是名「昇天台」。司道官吉服奠觴敬酒，王麻冕拜，復易吉服再拜，後乃傳火引線發炮，花燄交作，聲震城谷。時合城士女喧觀，詫為不數見之盛舉。促余往寓日，余僵臥不起，而得之靜聞者如此。

〇八日 托靜聞從朝雲岩覓融止上人入寓。飯後，以所寄金祥甫書及家報、石帳付之，托轉致於衡，囑祥甫再寄家中。

〇九日 以行囊簡付趙主人時雨。余雨中出浮橋，將附舟往陽朔。時即開之舟，挨擠不堪；姑入空舟避雨，又不即去，乃托靜聞守行李於舟，余復入城。登城樓，欲覓逍遙樓舊跡，已為守城百戶置家於中。遂由城上南行，二里，抵文昌門。門外為五勝橋，漓之支流與陽江之分派交通於下。復循城外西過寧遠門，乃南越南門橋，覓摹碑者，已他出。余初期摹匠同往水月，拓陸務觀、范石湖遺刻。至是失期，乃赴雉山別鄭、楊諸君，以先兩日二君托人來招也。比至，又晤白益之，真謙謙君子也。時楊君未至，余少待之，兩大至，遂坐雉岩亭，方伸紙欲書補紀游，而楊君、朱君繼至，已而鄭君書《小序》見投，而朱君之弟濂凡亦以詩祝，余交作詩答之。暮，抵水月岩西舟中，宿。

二〇日 舟猶欲待附者，因令顧僕再往覓拓工。遂同抵水月觀洞，示所欲拓，並以紙價付之，期以陽朔游還索取所拓。是日補紀游程於舟中。舟泊五勝橋下，晚仍北移浮橋，以就眾附也。是日晴麗殊甚，而暑氣逼人。當午有王孫五人入舟強丐焉，與之升米而去。

二〇一日 候附舟者，日中乃行。南過水月洞〔東〕，又南，〔雉山、穿山、鬥雞、劉仙、崖頭諸山，皆從陸遍遊者，惟鬥雞未到，今舟〕出門雞山東麓。〔崖頭有石門淨瓶勝，舟隔洲以行，不能近悉。去省已〇里。〕又東南二〇里，過龍門塘，江流浩然，南有山嵯峨駢立，其中峰最高處，透明如月掛峰頭，南北相透。又東五里，則橫山岩岬突江右。漸轉漸東北行，五里，則大墟在江右，後有山自東北迤邐來，中有水口，疑即大澗榕村之流南下至此者。於是南轉又五里，江右復有削崖屏立。共隔江為逗日井，亦數百家之市也。又南五里，為碧崖，崖立江左，亦西向臨江，下有庵。橫山、碧崖二岩夾江右左立，其勢相等，俱不若削崖之崇擴也。碧崖之南，隔江石峰排列而起，橫障南天，上分危岫，幾埒巫山，下突轟崖，數逾匡老。於是扼江而東，江流蓄其北麓，怒濤翻壁，層嵐倒影，赤壁、彩磯，失其壯麗矣。崖間一石紋，黑鏤白章，儼若泛海大士，名曰沉香堂。其處南雖崇淵極致，而北岸猶〔夷〕豁，是為賣柴埠。共東五里，下寸金灘，轉而南入山峽，江左右自是皆石峰蒼珮，爭奇炫詭，靡不出人意表矣。入峽，又下鬥米灘，共南五里，為南田站。百家之聚，在江東岸，〔當臨桂、陽朔界。〕山至是轉峽為塢，〔四面層圍，僅受此村。〕過南田，山色已暮，舟人夜棹不休。江為山所托，倚東倚南，盤峽透崖，二〇五里，至畫山，月猶未起，而山色空濛，若隱若現。又南五里，為興平。群峰至是東開一隙，數家綴江左，真山水中窟色也。月亦從東隙中出，舟乃泊而候曙，以有客欲早起赴恭城耳。

〔漓江自桂林南來，兩崖森壁回峰，中多洲渚分合，無翻流之石，直瀉之湍，故舟行屈曲石穴間，無妨夜棹；第月起稽緩，闇行明止，未免悵悵。〕二〇二日 雞鳴，恭城客登陸去，即棹舟南行。曉月漾波，奇峰環棹，覺夜來幽奇之景，又翻出一段空明色相矣。南三里，為螺螄岩。〔一峰盤旋上，轉峙江右，〕蓋興平水口〔山〕也。又七里，東南出水綠村，〔山乃斂峰〕。天猶未曉，乃掩篷就寐。二〇里，古祚驛。又南〇里，則龍頭山錚錚露骨，〔而陽朔〕縣之四圍，攢作碧蓮玉筍世界矣。

陽朔縣北自龍頭山，南抵鑿山，二峰巍峙，當漓江上下流，中有掌平之地，乃東面瀕江，以岸為城，而南北屬於兩山，西面疊垣為雉，而南北之屬亦如之。西城之外，最近者為來仙洞山，而石人、牛洞、龍洞諸山森繞焉，通省大路從之，蓋陸從西而水從東也。其東南門鑿山之下，則南趨平樂，水陸之路，俱統於此。正南門路亦西北轉通省道。直南則為南斗山延壽殿，今從其旁建文昌閣焉，無徑他達。正北即陽朔山，層峰屏峙，東接龍頭。東西城俱屬於南隅，北則以山為障，竟無城，亦無門焉。而東北一門在北極宮下，僅東通江水，北抵儀安祠與讀書岩而已，然俱草塞，無人行也。惟東臨漓江，開三門以取水。從東南門外渡江而東，瀕江之聚有白沙灣、佛力司諸處，頗有人煙云。

上午抵城，入正東門，即文廟前，從其西入縣治，荒寂甚。縣南半里，有橋曰「市橋雙月」，八景之一也。〔橋下水西自龍洞入城，〕橋之東，飛流注壑。〔壑大四五丈，四面叢石盤突，〕是為龍潭，入而不溢。橋之南有峰巍然獨聳，詢之士人，名曰易山，蓋即南借以為城者。其東麓為鑿山寺，亦八景之一。寺南倚山臨江，通道置門，是為東南門。山之西麓，為正南門。其南崖之側，間有罅如合掌，即土人所號為雌山者也。從東南門外小磴，可至罅傍。余初登北麓，即覓道上躋，蓋其山南東二面即就崖為城，惟北面在城〔內〕，有微路級，久為莽棘所蔽。乃攀條們隙，久之，直造峭壁之下，莽徑遂絕。復從其旁躡巉石，緣飛磴，盤旋半空，終不能達。乃下。已過午矣。時顧僕守囊於舟，期候於東南門外渡埠旁。於是南經鑿山寺，出東南門，覓舟不得，得便粥就餐於市。詢知渡江而東〇里，有狀元山，出西門二里，有龍洞岩，為此中名勝，此外更無古蹟新奇著人耳目者矣。急於覓舟，遂復入城，登鑿山寺，寺倚山俯江，在翠微中，城郭得此。沈彬詩云「碧蓮峰裡住人家」，誠不虛矣。時午日鑱金，遂解衣當窗，遇一儒生以八景授。復由二門覓舟，至文廟門，終不得舟。於是仍出東南門，渡江而東，一里至白沙灣，則舟人之家在焉。而舟泊其南，乃入舟解衣避暑，濯足沽膠，竟不復搜奇而就宿焉。

白沙灣在城東南二里，民居頗盛，有河泊所在焉。其南有三峰並列，〔最東一峰曰白鶴山。〕江流南抵其下，曲而東北行，抱此一灣，沙土俱白，故以白沙名。〔其東南一溪，南自二龍橋來，北入江。溪在南三峰之東，逼白鶴西址出。溪東又有數峰，自南趨北，界溪入江口，最北者，書童山也，江以此乃東北逆轉。〕

二〇三日 早索晨餐，從白沙隨江東北行。一里，渡江而南，出東界書童山之東。由渡口東望，江之東北岸有高峰聳立，四尖並起，障江南趨。其北一峰，又岐分支石，綴立峰頭作人形，而西北拱邑，此亦東入山之一也。既渡，南抵東界東麓。陂塘高下，林木翛然，有澄心亭峙焉，〔可憩。〕又東一里，過穆山村，復渡江而東，循四尖之南麓趨出其東，〔山開日曠，奇致愈出。前望〕東北又起一峰，上分二岐，東岐矮而欹斜，〔若僧帽垂空，〕西岐高而獨聳，此一山之二奇也。四尖東枝最秀，二岐西岫最雄，此兩山之一致也。而回眺西南隔江，下則尖崖並削，上則雙岫齊懸，此又即書童之南，群峰所幻而出者也。時循山東向，又五里已出二岐，東南逾一嶺而下，是為佛力司。〔司當江南轉處，北去縣〇里。〕置行李於旅肆，問狀元峰而上，猶欲東趨，居人指而西，始知即二岐之峰是也。西峰最高，故以狀元名之。乃仍逾後嶺，即從嶺上北去，越嶺北下，西一里，抵紅旗峒。竟峒，西北一里抵山下，路為草沒，無從得上，乃攀援躑躅，漸高漸得磴道，旋復失之，蓋或翳或現，俱草之疏密為致也。西北上一里，逾山西下坳，乃東北上二里，逾山東上坳，此坳乃兩峰分歧處也。從坳西北度，亂石重蔓，直抵高峰，崖畔則有洞東向焉。洞門雖高，而中不深廣，內置仙妃像甚眾，土人刻石於旁，言其求雨靈驗，又名富教山焉。洞上懸竅兩重，簷覆而出，無由得上。洞前有峰東向，〔即似僧帽者。其峰〕亦有一洞西與茲山對，懸崖隔莽，不能兼收。坐洞內久之，東眺恭城，東南瞻平樂，西南睨荔浦，皆重山橫互。時欲一登高峰之頂，洞外南北俱壁立無磴，從洞南攀危崖，緣峭石，梯險踔虛，猿垂豹躍，轉從峭壁之南，直抵崖半，則穹然無片隙，非復手足之力所及矣。時南山西市，雨勢沛然，計上既無隙，下多灌莽，雨濕枝繆，益難著足。亟投崖而下，三里，至山足，又二里，逾嶺，飯於佛力肆中。居人蘇氏，世以耕讀起家，見客至，俱來聚觀，言此峰懸削，曾無登路。數年前，峰側有古木一株，其僕三人禱而後登，梯轉縲級，備極其險，然止達木所，亦未登巔，此後從無問津者。下午，雨中從佛力返，共〇里，仍兩渡而抵白沙灣，遂憩舟中。

佛力司之南，山益開拓，內雖尚餘石峰離立，而外俱懸山互嶺，碧簪玉筍之森羅，北自桂林，南盡於此。聞平樂以下，四顧皆土山，而巉厲之石，不挺於陸而藏於水矣。蓋山至此而頑，水至此而險也。

二〇四日 早飯白沙，即截江渡南峰下，登岸問田家洞道。乃循麓東南，又轉一峰，有岩高張，外有門垣。巫人之，其岩東向，軒朗平豁，上多垂乳，左後有竅，亦幽亦爽。岩中置仙像，甚瀟灑，下有石碑，則縣尹王之臣重開茲岩記也。讀記始知茲岩即土人所稱田家洞，即古時所志為白鶴山者。三日求白鶴而不得，片時游一洞而兩遂之，其快何如！其山東對書童山，排闥而南，內成長塢，二龍橋之水北注焉。〔塢中舟行六〇里，可抵二橋。〕既出白鶴，遂循北麓溯江而西，三里，入東南門。復由正南門出，置行囊於旅肆，乃攜火炬炬，西北循大道向龍洞岩。先一里，望見路右一山，嶮呀崆峒，裂竅重重，以為即龍洞矣。途人指云：「猶在北山。」乃出一石圈卷門，共一里，越小橋而東，有兩洞門俱西向，一南列，一北列。〔其南列者為龍躍岩，地稍下，門極危朗；北洞地稍高，草塞門徑。〕先入南洞，洞內東〔五丈，層〕陟一台，台右有竅深入洞前。左有石台、石座、石龕，可以憩思；右有鄉人莫孝廉之先《開洞記》，謂：「北乃潛龍幽蟄之宮，此乃神龍騰躍之所，因命之曰龍躍岩。」出，由洞北登龍洞岩。

蕪炬而入，洞闊丈五，高一丈，其南崖半壁，平互如行廊；入數丈，洞乃南辟，洞頂始高。其後壁有龍影龍牀，俱白石菱蕤，上覆下裂，為取石錘鑿半去，所存影響而已。其下有方池一、圓池一，〔深五六寸，〕內有泉澄澈如鏡，久注不泄，屢斟輒滿。幽閼之宮有此靈泉，宜為八景第一也。池前又有丹灶一圓，四圍環起，下剝一竅如門，宛如砌造成者。池上連疊小龕，如峰房燕窩，而俱無通道處。由左壁窪陷處伏地而入，漸入漸小，穴僅如巨管，蛇游南透五六丈後，始可屈伸。已乃得一旁裂之龕，得宛轉焉。於是南明、小西各啟洞天，遂達龍躍後腋。

出洞，仍半里，由圈門入，東望龍河南列之峰，閭闔重重，不勝登龍之企。遂由圈內渡溪東行，從棘莽沮如中，又半里，抵山下。初入西向第一門，高穹如峽，內皆牛馬踐穢，不可容足。東入數丈，轉北者愈昏黑莫窮，轉南者旋明穴西透。隨明躡峽，仍西出洞門之上，蓋初入洞，南上西向第二門也。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門。其洞東入，成峽如初洞，第峽下逼仄如衲衲，峽上層疊如樓閣。五丈之內，下峽既盡，上懸重門，圓整如剝琢而成者。第峽壁峭削，俱無從上。與靜聞百計攀躋，得上峽一層，而上層復懸互莫達。乃出洞前，仰望洞上又連啟二門，此又南上西向第四、第五門也。冀其內下與峽內重門通。靜聞欲從洞外攀枝躡縫直上，余欲從洞外覓竇尋崖另入，於是又過南上西向第六門，仰望愈高，懸崖愈削，彌望而彌不可即。又過南上西向第七門，見其石紋層層，有突出者，可以置足，有竅而入者，可以攀指。遂覆身上躡，凌數〇級而抵洞門。洞北又夾坳豎起，高五六丈。始入上層，其夾光膩無級，無計可上。乃令顧僕下山覓樹，意欲嵌夾以登，而時無佩刀，雖有豎條，難以斷取，姑漫往覓之。時靜聞猶躡躡於第五門外，度必難飛陟，因令促來並力於此。顧僕下，余獨審視，其夾雖無隙級，而夾壁宛轉，可以手撐足支，不虞懸墜。遂聳身從之，如透井者然，皆橫縑豎聳，不緣梯級也。既升夾脊，其北復墮而成峽，而穿映明透，知與前所望洞必有一通，而未審所通果屬何門。因騎牆而坐，上睇洞頂，四達如穹廡；下瞰峽底，兩分如璇室。因高聲促靜聞，久之，靜聞與顧僕後先至。顧僕所取弱枝細不堪用，而余已升脊，亦不必用，教靜聞如余法登，真所謂教孫也。靜聞既登，余乃從脊西南上，靜聞乃從脊東北上，各搜目之所未及者，俱不能遠達。於是乃從脊北下峽中北進。西上高懸一門，則第六重門也，不及上。循峽更進，轉而西出，則第五門也。門有石龍，下垂三丈，頭分兩歧，擊之鏗然。旁有一坐平度，下臨重崖，上矚垂乳，懸龍在旁，可臥而擾也。由龍側循崖端而北，又得一門，則第四門也。穿門東入，稍下次層，其中廓然四辟。右向東轉，深黑無窮，左向西出，即前三門之上層也。知重門若剝處即在其內，因循崖窮之，復隔一柱。轉柱隙而入，門內復另環一幽，不遠亦不透也。自第三門而上，連歷四門，初俱躡攀無路，一入第七門，如連環貫珠，絡繹層分，宛轉俱透，升陟於層樓復閣之間，淺深隨意，疊層憑空，此真群玉山頭、蕊珠宮裡也。有莫公臣者，題「珠明洞」三字於四、五二洞之上，此亦有心表章茲洞者。時當下午，令顧僕先趨南門逆旅，炊黃梁以待。余與靜聞高懸龍右畔，飄然欲仙，嗒然喪我，此亦人世之極遇矣。久之，仍從第六門峽內，西向攀崖以上。其門雖高張，內外俱無餘地，不若四、五二門，外懸台榭，內疊樓楹也。既乃逾脊，仍〔南〕下第七門，由門外循崖復南，又得南下東向第八門。其洞亦成峽，東上雖高峙，而不能旁達。洞右有大理寺丞題識，然不辨其為何時何姓名也。此山西向八洞，惟南北之洞不交通，而中央四洞最高而可旁達，較之他處一二門之貫徹，一二洞之勾連，〔輒攬奇譽，〕真霄壤矣。

南崖復北轉至第一洞，乃下山循麓南行半里，有峰巍然拔地屏峙於左，有峰峭然分岐拱立於右。東者不辨為何名，西者心擬為石人，而《志》言石人峰在縣西七里，不應若是之近，然使更有一峰，則此峰可不謂之「人」耶？既而石人之南，復突一石，若偃偻而聽命者，是一是二，是人是石，其幻若此，吾又焉得而辨之！又南半里，將抵南門逆旅，見路南山半，梵宇高懸，一復新構，賈餘勇登之。新構者文昌閣，再上為南斗延壽堂，以此山當邑正南。故「南斗」之也。時當午，暑極，解衣北窗，稍涼而下。飯肆中，遂入南門，抵北門，過城隍廟、報恩寺，俱東向。覓所謂「大石岩」者，乃大庵庵也，廢然而下。乃東過察院。北上北宸宮，以為即龍頭山慈光寺也。比至，乃知為北宸。問：「龍頭山何在？」云：「北門外。」問：「慈光寺何似？」云：「已久廢。」問：「讀書岩何托？」云：「有名而無岩，有室而無路，可無煩往也。」余不顧，亟出北門，沿江循麓，忽得殿三楹，則儀安廟也，為土人所虔事者。又北，路為草蝕，荊蔓沒頂，已得頽坊敞室，則讀書岩矣。亦莫孝廉之先所重建，中有曹能始學全《碑記》，而旁有一碑，則嘉靖重建，引解學士繹詩曰：「陽朔縣中城北寺，雲是唐賢舊隱居；山空寺廢無僧住，惟有石岩名讀書。」觀此，則寺之廢不自今日矣。時殷雷催雨，急入北門，過市橋，入龍潭庵，觀所謂龍潭。石崖四叢，中窪成潭，水自市橋東注，隕墜潭中，有納無泄，潛通城外大江也。

甫入庵，有莫姓者隨余至，問：「游岩樂否？」余以珠明岩誇之。曰：「牛洞也。數洞相連，然不若李相公岩更勝。此間巖洞，山山有之，但少荊芟芟蔓為之表見者耳。惟李岩勝而且近，即在西門外，不可失也。」余仰見日色尚高，急別莫，曳杖出西門，覓火攜具，即從岐北行，遇一小石梁，從梁邊岐而西行，已繞此山東北兩面矣。始知即前拔地屏峙之峰，即西與石人為對者也。既乃繞至西麓，其洞正西向石人峰，洞門之右，有鐫記焉。急讀之，始知其洞有來仙之名，李公為閩人李杜。更知其外列之山，有天馬、石人諸名，則石人之不在七里，而即在此益征矣。」記謂其洞南面，余時占日影，指石人似為西面，大抵西向而少兼夫南者也。入洞東行，不甚高爽，轉而南，遂昏黑。秉炬南入，有岐竅焉。由正南者，數丈輒窮；由東南者，乳竇初隘，漸入漸宏，〔瓊葩雲葉，繽紛上下。〕轉而東北，遂成穹峽，高不見頂，〔其垂突蹲裂，種種開勝。〕深入，忽峽復下墜淵黑，不可以丈數計。以炬火星散投之，熒熒直下，久而不得其底。其左削崖不能受趾，其右乳柱分楞，窗戶歷歷，以火炬隔崖探之，內若行廊，玲瓏似可遠達，惟峽上難於橫度，而火炬有盡，恐深入難出，乃由舊道出洞前，錄《來仙洞記》。從南麓東入西門，出東南門渡口，則舟人已艤舟待，遂入舟宿。

二〇五日 自陽朔東南渡頭髮舟，溯流碧蓮峰下。由城東而北，過龍頭山，自是石峰漸隱。〇里，古祚驛。又〇五里，始有四尖山在江左，其右亦起群尖夾江，是為水綠村。又北七里，有岩在江之西岸，門甚高敞，東向臨江。由右腋深入，漸高而黑，久乃空濛，復東辟門焉。由岩左腋上登，其上前互為台，後結一竇，有尼棲焉。不環堵，不覆屋，因台置垣，懸梯為道，甚覺軒爽。竇後復深陷成峽，昏黑。東下欲索炬深入，尼言無奇多險，固止之。而雷聲復殷促人，時舟已先移輿平，遂出洞。由洞左循麓溯江，草深齊項，半里，達螺螄峰下。其峰數盤而上，層累若螺螄之形，而卓聳壓於群峰，乃興平東南水口山也。以前岩在其下，土人即指為螺螄岩。余覺岩在螺峰之南，雙岐低峰之麓，及入岩讀碑，而後知其為蛟頭，非螺螄也。螺螄以峰勝，蛟頭以岩勝，螺螄穹而上盤，蛟頭垂而下絡，不一山，亦不一名也。繞螺螄又二里，及舟，入半里，少艤輿平。其地有溪自東北來，石山隙中，遙見巨嶺互列於內，即所趨恭城道也。崖上有室三楹，下臨江渚，軒欄橫綴，為此中所僅見，額曰「月到風來」，字亦飛逸，為熊氏書館。余闖入其中，竟不見讀書人也。下舟已暮，又北二里而泊。

二〇六日 味爽發舟，西北三里，為橫埠堡，又北二里為畫山。其山橫列江南岸，江自北來，至是西折，山受齧，半剖為削崖；有紋層絡，綠樹沿映，石質黃紅青白，雜彩交錯成章，上有九頭，山之名「畫」，以色非以形也。舟人泊舟畫山下晨餐。余遂登其麓，與靜聞選石踞勝，上罨彩壁，下蘸綠波，直是置身圖畫中也。崖壁之半，有河北向，望之甚深，上下俱無所著足。若緣梯綴級於石紋之間，非直空中樓閣，亦畫裡岩棲矣。

〔返而登舟，〕又北一里，上小散灘。又北二里，上大散灘。又北七里為鑼鼓灘，灘有二石象形，在東岸。其處江之西涯，有圓峰端麗；江之東涯，多危巖突兀。〔其山南岩竅，有水中出，緣突石飛下墜江，勢同懸瀑。粵中皆石峰拔起，水隨四注，無待破壑騰空。此瀑出崇竅，尤奇絕。〕

又北八里，過攔州。〔西北岸一峰純透，初望之，疑即龍門穿穴，以道里計之，始知另穿一峰，前以夜棹失之耳。〕舟轉西北向，又三里，為冠岩。〔先是江東岸嶺崖，丹碧煥映，彩豔畫山。冠岩即在其北，〕山上突崖層出，儼若朝冠。北面山麓，則穹河西向臨江，水自中出，外與江通。棹舟而入，洞門甚高，而內更宏朗，〔悉懸乳柱，惜通流之竇下伏，無從遠溯。〕壁間有臨海王宗沐題詩，詩不甚佳，時屬而和者數〇人，俱鑄於壁。覘玩久之，棹舟出洞，〔望隔江群峰叢合，憶前攔州所見穿山當正對其西，惜〕溪回山轉，〔並其峰亦莫能辨識。頃之，〕矯首北見皎然一穴，另懸江東峰半，即近在冠岩之北。急呼舟人艤舟登岸，而令其以舟候於南田站。余乃望東北峰而趨，一里，抵山腋。先踐蔓凌巖，既乃伏莽穿棘，半里逾嶺坳。度明穴在東，而南面之崖絕不可攀，反循崖北稍下懸級，見有疊石阻隘者，知去洞不遠矣。益北下，則洞果南透。其山甚薄，上穹如合掌，中罅。北下俱巨石磊落，南則峭崖懸互，故登洞之道不由南，而由北云。洞右復有旁門復室，外列疏楞，中懸團柱，分嶺裂隙，東北攔深，似昔有居者。而河北復時聞笑語聲，謂去人境不遠，以為從北取道，可近達南田。時轟雷催雨，亟出明洞，北隅則巨石之隙，多累塊叢棘，宛轉數處，北望一茅甚邇，而絕不可通。不得已，仍逾四坳，循前莽南下，幸雷殷而雨不至。一里，轉至西北隅，又得一洞。南北橫貫。其北峰之麓，北端亦透，而不甚軒豁。仍出南門，遂西北行平疇中。禾已將秀，而稿無滴水，時風雨忽至，余甚為幸之。

〔其西隔江屏立者，皆穹崖削壁，陸路望之，更覺崢嶸；東則石峰離立，後托崇巒。〕共四里抵南田驛，覓舟不得，遂瀕江而北，又一里，乃入舟。舟人帶雨夜行，又五里，泊於門米、寸金二灘之間。中夜仰視，螢陣燭山，遠近交映。以至微而成極異，合眾小而現大觀，余不意山之能自繪，更無物不能繪也。

二〇七日 味爽出峽口，上寸金灘，二里至寶柴埠。西面峰崖駢立，沉香堂在焉。又西北三里，其北麓有洞嵌江，舟轉而東，不及入。東三里，至碧岩。其岩北向，石嘴啖江。其上削崖高懸，洞嵌其中，雖不甚深，而一楹當門，倚雲迎水，帆檣拂其下，幃幄環其上，亦憑空掣遠之異勝地也。於是北轉五里，過豆豉井。又西北五里，至大墟，市聚頗盛，登市蔬面。又西北五里，至橫山岩。其岩東向，瞰流綴室，頗與碧岩似。〔右腋有竇，旁穿而南，南復辟一洞，甚宏，有門有奧。奧西上則深入昏冥，奧之南墜，皆嵌空透漏。門在墜奧東，廓然憑流，與前門比肩立。〕又北五里，為龍門塘。〔南望橫山岩西透頂峰，雖似穿石，無從上躋。〕又西五里，為新江口，又夜行〇里而泊。

二〇八日 味爽刺舟，亟推篷，已過崖頭山。〇餘里，抵水月洞北城下，令顧僕隨舟往浮橋，余同靜聞過文昌門外，又西抵寧遠門南。過南關橋。覓拓碑者，所拓猶無幾，急促之。遂由寧遠門入，經靖藩城後門，欲入晤紺谷，詢獨秀游期，而後門閉，不得入。乃循其東出東江門，命顧僕以行囊入趨趙時雨寓，而其女出痘，遂攜寓對門唐葵吾處。聞融止已欲行，而石猶未取。飯後令靜聞往覓之，至則已行，止留字云：「待八月間來取。」殊可笑也。

二〇九日 令靜聞由靖藩正門入晤紺谷。余同顧僕再出寧遠門促拓碑者。至是拓工始市紙攜具為往拓計，余仍還寓。午暑不堪他行，惟偃憩而已。下午，靜聞來述，紺谷之言甚不著意。余初擬再至省，一登獨秀，即往柳州，不意登期既緩，碑拓尚遲，甚悵悵也。

三〇日 余在唐寓。因連日炎威午燥，雨陣時沛，既倦山陟，復厭市行。止令靜聞一往水月洞觀拓碑者，下午反命，明日當移拓龍隱云。

六月初一日 在唐寓。是日暑甚，余姑憩不出。聞紺谷以焚靈事與藩王有不愜，故欲久待。而是時訛傳衡、永為流寇所圍，藩城亦愈戒嚴，余遂無意候獨秀之登。而拓者遷延索物，余亦不能待，惟陸務觀碑二副先拓者，尾張少二字，令彼再拓，而彼復拓一付，反並去此張，及促再補，彼愈因循，遂遲吾行。

〔獨秀山北面臨池，西南二麓，余俱繞其下，西岩亦已再探，惟東麓與絕頂未登。其異於他峰者，只亭閣耳。〕

初二日 令顧僕促拓工，而余同靜聞再為七星、棲霞之游。由七星觀左入巖洞「爭奇門」乃曹能始所書者，即登級為碧虛閣。是閣在摘星亭之左，與七星洞前一片雲同向，而稍在其南，下登者先經焉。余昔游時急於七星，以為此軒閣不必煩履齒，後屢經其下，見上有岩石倒垂，心豔之，至是先入焉。則其額為歙人吳國仕所題。碧虛之名，昔在棲霞，而今此復踵之。豈彼以亭，而此以閣耶？余啜茗其間，仰視閣為瓦掩，不見岩頂；既而轉入玄武座後，以為石窟止此，而不意亦豁然透空，頂上僅高跨如梁。若去其中軒閣，則前後通映，亦穿山月岩之類，而鋪瓦疊戶，令人坐其內不及知，可謂削方竹而淹斷紋者矣。閣後透明之下，復壘石為垣，高與閣齊，以斷出入。余訊其僧：「岩中何必壘瓦？」曰：「恐風雨斜侵，石髓下滴。」閣後何必堵牆？」曰：「恐外多山岐，內難幽棲。」又訊：「何不移閣於岩後，前虛岩為門，以通出入；後倚閣為垣，以便居守，豈不名山面目，去室襟喉，兩為得之！」曰：「無錢糧。」然則岩中之結構，岩後之壘塞，又枵腹畫空而就者耶？又訊：「垣外後山，從何取道？」曰：「須南自大岩庵。」余頷之，遂出，仍登摘星，由一片雲〔入〕七星前洞。〔由閣後東上數〇級，得小坪，石盤其中。遂〕北出後

洞。洞右壁外崖之上，裂竅懸葩，雲楞歷亂。余急解衣攀緣而上，連上重龕二層，俱有列戶疏楞、蓮垂幄颺之勢，其北下則棲霞洞穹然西向盤空矣。洞外右壁古刻多有存者，則范文穆成《碧虛亭銘》，並《將赴成都酌別七人》題名在焉。碧虛亭以唐鄭冠卿入棲霞遇日華、月華二君贈詩，有「不因過去行方便，那得今朝會碧虛」之句，遂取以名亭，《石湖銘》中所云「名翁所命而我銘之」者也。今亭已廢，而新安吳公借以名南岩之閣，不若撤南閣以亭此，則南岩不掩其勝，而此名亦實其實，豈不快哉！蓋此處巖洞駢峙者三：棲霞在北，而下透山之東西；七星在中，而曲透山之西北；南岩在南，而上透山之東西。故棲霞最遠而幽暗，七星內轉而不徹，南岩飛架而虛明。三竅同懸，六門各異，可謂異曲同工，其奈南岩之碧虛閣，反以人掩何！棲霞再北，又有朝雲、高峙二岩，俱西向。此七星西面之洞也，其數共五。

下棲霞，少憩壽佛寺，乃過七星觀，遂南入大岩庵。望南岩之後，山石叢薄，若可由庵外東北而登者。時已過午，余曰：「何不了此而後中食。」余遂從庵門右草坪中上，靜聞就蔭山門，不能從焉。既抵山坳，草中復有石級，而右崖石上鏤張孝祥《登七星山詩》，張維依韻和之。共一里，再上，得坪一區，小石峰環列而拱之，薄若綉帷，秀分萼瓣。其北壁棘莽中，亦有記，磨崖為鑿穴者戕損不可讀。蓋其處西即南岩透明之竇，為僧人窒垣斷之者；北即七星之頂，與餘峰攢而門列者。昔人上登七星，此其正道，而今則無問津者矣。覓道草中，有小徑出東南坳中。從之，共一里，東南下山，得一岩，列眾神焉，而不知其名。下山而西，則曾公岩在望矣。忽涼颼襲人，赤日滅烈，則陰氣自洞中出也。此有玄風洞，余夙求之不得，前由棲霞入，將抵曾公，先過一隘口，忽寒風拂燈，至此又陰氣薄，信乎玄風當不外此，後來為曾公所掩耳，非二洞也。入洞，更彩葉拂崖，觀劉誼《曾公岩記》及陳倩等詩已，乃濯足澗水中。久之出，仰見岩石又有一洞在峰半，與列神之岩東西並峙。執人洞汲水者問之，曰：「此亦有洞，已不可登。」余再問其故，其人不答去。余亟攀崖歷莽而上，則洞口亦東南向如曾公岩。初由石峽入，得平展處，稍轉而北，其外復有龕東列，分楞疊牖，外透透明，內環重幄，若堂之有室焉。其後則穿門西入，門圓若圈，入其內，漸轉漸深，而杳不可睹。乃轉而出，甫抵洞外，則一人亦攀隙歷險而至，乃慶林觀道士也。見余獨入，疑而蹤跡之，至則曰：「慶林古觀，而今移門易向，遂多傷損，公必精青烏家言，乞為我指示。」余謝不敏，且問其岩何名，道者不告，強邀入觀。甫下山，則靜聞見余久不返，亦踵至焉。時已下春，亟辭道者。道者送余出觀前新易門，余再索其岩名，道者曰：「岩實無名。昔有僧居此，皆以為不利於觀，故去之而湮其路，公豈亦有意於此乎？第恐非觀中所宜耳。」余始悟其蹤跡之意，蓋在此不在彼也。一笑與別，已出花橋東街矣。蓋此處巖洞駢峙者亦三：曾公在中，而下透於西；列神之岩在東上，而淺不旁通；慶林後岩在西上，而幽不能悉。然曾公與棲霞，前後雖分門，而中通實一洞。其北下與之同列者，又有二岩，〔予昔游省春，先經此，〕亦俱東南向。此七星山東南面之洞也，其數亦共五焉。若北麓省春三岩、會仙一洞，〔旁又淺洞一，〕乃余昔日所游者，亦俱北向。此七星山北面之洞也，其數亦共五焉。〔一山凡得五洞云。〕既度花橋，與靜聞就面肆中，以補午餐。過浮橋返唐寓，則晚餐熟矣。

初三日簡，檢查顧僕所促拓工《水月洞碑》，始見陸碑尾張上每行失拓二字，乃同靜聞親攜此尾往令重拓。二里，出南門，一里，抵拓工家，坐候其飯。上午乃同往水月，手指筆畫之。余與靜聞乃少憩山南三教庵，錄張鳴鳳羽王父所撰方、范二公《瀛山祠記》。遂二里，南過雉山岩，再登青蘿閣，別鄭、楊諸君。欲仍過水月觀所拓，而酷暑釀雨，雷聲殷殷。靜聞謂拓工必返午餐，不若趨其家便，遂西一里，至拓工家，則工猶未返也。於是北一里，入南門，就面肆為午餐，已下午矣。雨勢垂至，余聞鄭子英言，□字街東口肆中，有《桂故》、《桂勝》及《西事珥》、《百粵風土記》。諸書，強靜聞往市焉。還由靖藩正門而南，甫抵寓而雨至。

初四日 令顧僕再往拓工家索碑。及至，則所拓者止務觀前書碑三張，而此尾獨無，不特前番所拓者不補，而此番所拓並失之，其人可笑如此。再令靜聞往，曰：「當須之明日。」是日，余換錢市點，為起程計。

初五日 晨餐後即攜具出南門，冀得所補碑，即往隱山探六洞之深奧處。及至，而碑猶未拓也。訂余：「今日必往，毋煩親待。」余乃仍入南門，竟城而北，由華景之左出西清門。門在西北隅，再北則為北城門，西之山。與之屬焉。城外削崖之半，有洞西向，甚迴。時〔讀《清秀岩記》，〕欲覓清秀岩，出城即渡濠護城河壩而趨西。有二岐，一乃循山北西行，一南從山南入峽。其循北麓者，即北門西來之大道。更有石峰突峙其北，片片若削，而下開大洞，西南向焉。與城崖西向之洞一高一下，俱嶮呀誘人欲往，但知非清秀，姑取道岐南峽中。西行一里，則峽北峽南，其山俱中斷若辟門，南北向，其門徑路遂四交焉。徑之西北，有洞南向。急覓道而登，其洞北入，愈入愈深，無他旁竇，而夾高底平，灣環以進，幽莫能測。

仍出洞，候行者問之，曰：「此黑洞也。」問：「清秀何在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問：「旁近尚有洞幾何？」曰：「正西有山屏立峽中者，其下洞名牛角。西南出峽為隱山，其洞名老君。由北出峽，有塘曰清〔塘〕，東界山岩曰橫洞，西南瀕塘，洞名下莊。近洞惟此，無所謂清秀者。」余得清塘之名，知清秀在此，遂北轉從大道出峽門。其峽門東西崖俱有小洞，無徑路可登。北出臨塘，則瀦水一泓，浸山西北麓大道。余循大道而西，沿清塘而繞其右，疑清秀在其上，急遵之。其路南嵌崖端，北俯淵碧。既而一岐南上，余以為必清秀無疑。攀躋漸高，其磴忽沒，仰望山坳並無懸竅，知非巖洞所在。乃下，隨路出塘之西，其南山回塢轉，別成一壑，而洞門杳然無可覓也。其地去黑洞已一里矣。

於是仍從崖端東返，復由峽門南下，竟不得登岩之徑。再過黑洞前，乃西趨屏立峽中山。一里，抵屏之東北，即有洞斜騫，門東北向，其內南下，漸入漸暗，蓋與黑洞雖南北異向，高下異位，而灣環而入，無異軌焉。出洞，繞屏北而西，聞伐木聲丁丁，知有樵不遠，四望之，即在屏崖之半。問此洞名，亦云：「牛角。」問：「清秀何在？」其人謬指曰：「隨屏南東轉，出南峽乃是。」余初聞之喜，繞西麓轉南麓，則其屏南崖峭削，色俱赭黃，下有窪瀦水，從山麓石崖出。崖不甚高，而中若崆峒，蓋即牛角南通之穴，至此則墜成水窪也。

又東一里，抵南峽門，入北來大道。復遇一人，詢之，其人曰：「此南去即老君洞，不聞所謂清秀。惟北峽有清塘，其上有洞，南與黑洞通。〔此外無他洞。〕此是君來道。」余始悟屏端所指，乃誤認隱山，而清秀所托，必不離北峽。時已當午，遂不暇北轉，而罔南炊隱山。又一里，則隱山在望矣。仰見路西徑道交加，多西北登崖者，因令顧僕先往朝陽，就庵而炊，余呼靜聞遵徑西北入。已而登崖躡嶠，叢石雲駢，透架石而入，上書「靈咸感應」四大字，知為神宇。入其洞，則隙裂成龕，香煙紙霧，氤氳其間，而中無神像，外豎竿標旗，而不辨其為何洞何神也。下山，見有以雞灑來者，問之，知為都篆岩。

遂南半里，抵隱山，候炊於朝陽庵。復由庵後入洞謁老君，穿上下二岩，乃出，飯庵中。僧月印力言：「六洞之下，水深路蟻，必不可入。」余言：「鄧老曾許為導。」僧曰：「此亦謾言，不可信而以身試也。」既飯，又半里，南過鄧老所居，鄧老方運斤斲木，余告以來求導游之意。鄧老曰：「既欲游洞，何不攜松明來。餘無覓處，君明晨攜至，當為前驅也。」余始悵悵，問：「松明從何得？」曰：「須往東江門。此處多導游七星者，故市者積者俱在焉。」余復與之期，乃西過西湖橋，一里，抵小石峰下。

其峰片裂如削，中立於眾峰之間，東北西之三面，俱有垣環之，而南則瀕陽江，接南嶺，四面俱不通。出入大路至此折而循其北麓，乃西還陽江之涯。窺其垣中，不知是何橐籥。遍繞垣外，見西北隅有逾垣之隙，從而逾之。其中荊莽四塞，止有一塚在深翳中。披其東北，指小峰南麓，則磴級依然，基砌疊綴。其峰雖小，如蓮瓣之間，瓣瓣有房，第雲構已湮，而形跡如畫。其半崖坪中有石如犀角，獨聳無依，四旁多磨削成碑，但無字如泰山，令人無從摸索耳。其後又盤空而上，片削枝攢，尤為奇幻。從其東下，崖半又裂石成岩，上鏤三字，只辨其一為「東」字，而後二字，則磨拭再三，終莫得其似焉。搜剔久之，知其奇而不知其名，仍西蹈莽棘，逾垣以出。候途人問之，曰：「秋兒莊。」雲昔宗室有秋英之號者，結構此山為菟裘，後展轉他售，豐姓者得之，遂營為地墳地，父子連掇鄉科，後為盜發，幸天明見棺而止，故窒垣斷道云。秋兒者，即秋英之誤也。其西即陽江西來，有壘堰可渡；而南趙家山、穆陵村、中隱諸洞，隱隱在望。

循江北岸入。西一里，為獅子岩。西峰頂之西，峰盡而南突，若獅之回踞而昂首者，則獅巖山也。

其西又峙一峰，高聳特立，與獅岩相夾，下有村落，是為獅岩村，其西聳之峰，有岩東向者，憑臨峭石之上，中垂一柱，旁裂雙楞，正東瞰獅岩之首。其岩不深，而軒夾有致，可以駕風凌煙。北轉有河北向，其門高穹，其內深墜。土人以為中通山南，而不知其道；以為舊有觀址，而不知其名。拭碑讀之，知為天慶岩。由級南下，中互一壁，洞界為兩，入數丈，兩峽複合。其北峽之上，重門復竅，懸綴甚高，可望而不可攀焉，想登此則南通不遠矣。出洞北下，由西北行，石山從薄間，山俱林立圓聳，人行其間，松陰石影，參差掩映。又北一里，經石山西麓，見兩洞比肩俱西向。輒捫棘披崖入，由南洞進五六丈，轉從北洞出。其中宛轉森寒，雖驕陽西射，而不覺其暑。出洞再北，仰望洞上飛崖，片片欲舞，余不覺神飛。適有過者，問之，以為王知府山。其西有林木回叢在平疇間，陽江西環之，指為王知府園。而滄桑已更，山巒是而村社非，竟不悉王知府為何代何名也。余一步一轉眺，將轉西北隅，思其西南有坳可逾，仍還南向，從雙洞之左東北而登。忽得石磴，共一里，逾其坳間，磴斷徑絕，乃西攀石鏢而上，靜聞與顧俱不能從。所攀之石，利若劍鋒，簇若林筍，石斷崖隔，中俱棘刺，穿棘則身如蜂蝶，緣崖則影共猿颯。盤嶺腰而西，遂出舞空石上，而為叢棘所繫，反不若仰望之明徹焉。久之，仍下東坳，瞰其北麓陡絕難下，遂尋舊登之磴，共一里，下西麓，而繞出其北。又北過一峰，其南有支峰疊石，亦冕雲異。抵其東麓，有洞東向，亟勇而登，中皆列神所棲，形貌獯惡。從其右內轉，復得明竅，則支竇南通者也。

仍出洞，東望有一村在叢林中，時下午渴甚，望之東趨，共一里，得宋家莊焉。村居一簇，當南北兩山塢間，而西則列神洞山為屏其後，東則牛角洞山為屏其前，其前皆瀦水成塘，有小石橫樑其上。求漿村嫗，得涼水一瓢共啜之。隨見其汲者東自小石崖邊來，趨而視之，則石崖亦當兩山之中，其西瀦泉一方，自西崖出，蓋即牛角洞西來之流也。其泉清冷，可漱可咽，甘沁塵胃。又東一里，即屏風中立牛用洞之山。從其南麓東趨，又一里，過北峽門，北眺西峽之半，有洞岿然，其為清秀無疑。而暮色已上，竭蹶趨城，又一里，入西清門。回顧靜聞、顧僕，俱久不至，仍趁至門，始知二人為閩者所屏。乃與俱出，循城而北。半里，過城外西懸之洞，其下有級可攀而登，日暮不及。遂東轉，又半里入北門焉，已昏黑矣。又二里，抵唐寓。

初六日 晨起，大雨如注。晨餐後，急冒雨赴南門，行街衢如涉谿澗。抵拓之家，則昨日所期仍未往拓，以墨沈翻澄支吾；再促同往，又以雨濕石潤，不能著紙為解。窺其意，不過遷延需索耳。及辰色發聲，始再期明日往取，余乃返寓。是日雨陣連綿，下午少止，迨暮而傾倒不絕，遂徹夜云。

初七日 夜雨達旦，市間水湧如決堤，令人臨衢而歎河無舟也。令靜聞、顧僕涉水而去索碑拓工家。余停屐寓中，覽《西事瑣》、《百粵風土記》。薄暮，顧僕、靜聞返命。問：「何以遲遲？」曰：「候同往拓。」問：「碑何在？」曰：「仍指索錢。」此中人之狡而貪，一至於此！付之一笑而已。是日以僕去，不及午餐，迨其歸執爨，已並作晚供矣。

初八日 夜雨仍達旦，不及晨餐，令靜聞、顧僕再以錢索碑。余獨坐寓中，雨霏霏不止。上午，靜聞及僕以碑至，拓法甚濫惡，然無如之何也。始就炊，晨與午不復並餐。下午整束行李，為明日早行計，而靜聞、顧僕俱病。

初九日 晨起，天色暗爽，而二病俱僵臥不行，余無如之何，始躬操爨具。

初十日 早覓擔夫，晨餐即行。出振武門，〔取柳州道。〕五里，西過茶庵，令顧僕同行李先趨蘇橋，余拉靜聞由茶庵南小徑經演武場，西南二里，至琴潭岩。岩東有村，土人俱訛為陳搏。其西北大道，又有平塘街。余前游中隱山，即詢而趨之，以晚不及，然第知為陳搏，不知即琴潭也。後得《桂勝》，知方信孺乎若〔記雲〕：「最後得清秀、玉乳、琴潭、荔枝四岩。」故初四西出，即首索清秀，幾及而復失之。以下三洞，更無知者。然余已心疑陳搏之即琴潭，姑俟西行時並及之。及今抵其村，覓導者，皆以為水深不可入。已得一人，許余為導，而復欲入市，訂余下午方得前驅。余頷之，聞其東南又有七寶岩，姑先趨焉。乃東南行，度一嶺，共三里，又度一橋，橋下水自西而東。又南為李家村。村之南有石峰西向巉突，有庵三楹綴其下，前有軒，已圯，而中無居者。其岩不深而峭，其地蓋在南溪山白龍洞之正西，即向游白龍洞時西望群山回曲處也。時靜聞病甚，憊不能行，強之還陳搏村，一步一息，三里之程逾於數里。及抵村，其人已歸，余強老嫗煮茶啖餌為入岩計，而令靜聞臥其家待之。已而導者負松明並梯至，遂西趨小山之南，曰：「請先觀一水洞，然不可入也。」余從之。其門南向，水匯其內，上浸洞口，而下甚滿黑，深洞中寬衍，四旁皆為水際。其左深入，嵌空嶮呀，洞前左崖瀕水之趾，有刻書焉，即方孚若筆也。因出洞前遍征之，又得「琴潭」二大字，始信「陳搏」之果為音訛，而琴潭之終不以俗沒矣。洞左復開一旁門，後與洞通，其不甚異。余既得琴潭之征，意所謂荔枝者當不遠。導者篝火執炬，請游幽洞。余征幽洞何名，則荔枝岩也。問：「有水否？」則曰：「無之。」然後知土人以為水深不可入者，指琴潭言；導者以為梯樓可深入者，指荔枝言。此中巖洞繁多，隨人意所指，跡其語似多矛盾，循其實各有條理也。

出琴潭岩，沿山左瀦塘而行。繞塘北轉而西，洞門東向琴潭西麓者，荔枝岩也。門不甚高，既入稍下，西向進數丈，循洞底右竅入其下穴。其內不高而寬平，有方池，長丈餘，闊五、六尺，而深及丈，四旁甚峻，瀦水甚冽。再東南轉，平入數丈，兩轉度低隘，右崖之半有竅，闊二尺，高一尺，內有洞，上穹下平，瀦水平竅。以首入竅東望，其水廣邃，中有石蜿蜒，若龍之浮游水中。穴內南崖，有石盆一方，長二尺，闊一尺，高六七寸，平度水面，若引繩度矩，而弗之爽者。〔不能以身入也〕仍出至洞底，少西進，又循一右竅入其上峽。其內忽度為兩層：下穴如隊，少西轉，輒止；上穴如樓，以梯上躋，內復列柱分楞。穿楞少西，遂下南峽中。平入數丈，又南旋成龕，龕外洞頂有石痕二縷，分絡夭矯，而交其端。仍出，度梯下至洞底，又循一左竅入其上峽，則層壁累垂。懸蓮嵌柱，紛綴壁間，可披痕蹈瓣而登也。大抵此洞以幽巖見奇，而深入在右。水竅之側，有小石塊如彈丸，而痕多磊落，其色玄黃，形如荔枝，洞名以此，正似九疑之楊梅，不足異也。

出洞，由琴潭之北共一里，仍至其村，已下午矣。攜靜聞西北山由間道共二里，抵平塘街。其西石峰峭甚，夾立如門，南峰山頂忽有竅透腹，明若展鏡。余向從中隱尋銅錢岩不得，晚趨西門，曾過而神飛，茲再經其下，不勝躍躍。問之，皆雲無路可登。會靜聞病不能前，有賣漿者在路旁，亦向從中隱來，曾與之詢穿岩之勝者。其人曰：「有岐路在道旁打油坊後，可捫而入，東南轉至一古廟，可登山而上也。」余乃以行李掛其桁間，並令靜聞臥茅下以待，曳杖遂行。過打油者家問之，則仍雲岩無可登，其居旁亦無徑可入。余回眺其後，有蛇道伏草間，遂披籬穿隙，隨山麓東行。轉而南向，將抵古廟，見有路西上，遂從之。始捫級，既乃梯崖。崖之削者，有石紋鋒利，履足不脫，拈指不滑；崖之覺者，有枝虯倒垂，足可躡藤，指可攀杪。惟崖窮陟峽，棘蔓填擁，沒頂牽足，鉤距紛紛，如蹈弱水，如蹈重圍，淬不能出。乃置傘插杖於石穴，而純用力於指足，久之，抵叢石崖下。其上回獅舞象，翥鳳騰龍，分形萃怪，排列繽紛。計透明之穴已與比肩，乃橫涉而北，逾轉逾出峰頭，俯瞰嵌崖削窟，反在其下，而下亦有高呼路誤，指余下踐之級者。余感其意，隨之下，竟不得所置傘杖處。呼者乃二牧翁，疑余不得下而憐之者，余下謝之。其人指登崖之道尚古廟南，蓋其岩當從崖後轉入，不能從崖東入也。余言傘置崖間，復循上時道覓之。未幾，聞平塘街小兒呼噪聲，已而有數人呼山下者，聲甚急，余初不知其為余，迨獲傘下面後知之。下至古廟側，則其人俱執槍挾矢，疑余為伏莽而詢之者。余告以游岩之故，皆不之信。乃解衣示之，且曰：「余有囊寄路口賣漿者茅中，汝可往而簡也。」眾乃漸散。余仍從古廟南歷磴披棘上。遂西南轉出山後坳間，眺其南，一峰枝起，頂豎一石，高數丈。〔予所見石峰綴立，雁若翔鸞，龜峰靈芝，及此地筍石駢發，未有靈怪至此者。〕度已出岩後，而遙瞻石壁之下，猶未見洞門。忽下有童子，復高聲呼誤，言不及登者。時日已墜西峰，而棘蔓當前，度不可及，且靜聞在茅店，其主人將去，恐無投宿，乃亟隨之下，則此童已颺而去，不知其為憐為疑，將何屬者。乃仍轉北麓，出打油坊後，則賣漿主人將負所鋪張為返家計。余取桁間掛物，隨其人東趨平塘街求托宿處。其人言：「家隘不能容。」為余轉覓鄰居以下榻，而躬為執爨，且覓其宗人，令明晨導游焉。是暮，蘊隆出極，而靜聞病甚，顧僕乍分，迨晚餐後，出坐當衢明月下，而清風徐來，灑然眾峰間，聽諸村婦蠻歌謔浪，亦是群玉峰頭一異境也。

十一日 晨起，靜聞猶臥，余令主宿者炊飯，即先過賣漿者家，同其宗人南抵古廟南登山。導者揚鑣斬棘，共一里，抵山西

南坳。從石隙再登一二步，即望見洞門西南向。又攀石崖數□步，即入洞焉。蓋其門前向東北，後向西南，中則直透，無屈曲峻嶒之掩隔。導者謂茲洞曰榜巖洞，茲山曰楓木山。下山，仍過古廟，遂南由田塍中渡西來小澗，〔水自兩路口西塘迤邐東穿山麓，即南溪發源也。〕共東南一里，入石巖洞。其門西北向，後門東北向，其中幽朗曲折，後門右崖，有架虛之台，盤空之蓋，皆窗楞旁透，可憩可讀。由後洞出，北一里，仍抵平塘街。街北有石峰巉岩若屏，東隅有岩東向，是為社岩。外淺而不深，土人奉社神於中。導者又指其西北，有石峰中立，山下南北俱有匯塘，北塘之上，岩口高列，南塘之側，穴門下伏其內洞腹潛通，水道中貫，是名架梯岩，又名石鼓洞，蓋即予前覓銅錢岩不得而南入之者。導者言之，而不知余之已游；余昔游之，而不知洞之何名。今得聞所未聞，更勝見所未見矣。

於是還飯於宿處，強靜聞力疾行。西二里，經兩山之峽。峽北山則巍然負辰，下為廣福王廟；峽南山則森然北拱，其東有岩焉。門東向，當門有石塔，甚整而虛其中，塔後不甚崇宏。由其右穴入，漸入漸隘而黑，有狼兵數人調守於此，就岩嬰寢焉。巖門外，右有舊鏤磨崖，泐不可讀。乃下，西出峽門，是為兩路口。市肆夾路。西北循山，為義寧道；西南循山，為永福道。余就西南行，不一里，靜聞從而後，俟之不至。望路東有岩西向，撥棘探之，岩不深而門異。下瞰靜聞，猶然不見其過；欲返覓，又恐前行。姑急追之，又遲待之，執前後至者詢焉，俱茫然無指，實為欲前欲卻。久之，又西行四里，路右有小峰，如佛掌高擎，下合而上岐，下束而上展，於眾峰中尤示靈怪。其南又駢峙兩山，束而成峽，路由其中。峽南之峰，其東層裂兩岩，轉盼間，覺上岩透明。亟南向趨之，只下岩可入，而上岩懸疊莫登，乃入下岩。岩中列柱牽帷，界而為峽，剖而為窗，曲折明朗，轉透其後，則亦橫貫山腹者也。以為由後竅西出，可反躋上岩透處，而後竅上下俱削，旁無可攀。乃仍東出洞前，見東北隅石頗坎坷，姑攀隙而登，遂達上層。〔則前後二門，俱與下岩並列；門內乳幄蓮柱，左右環轉以達後門，數丈之內，紆折無竟。前門一台，正對東北佛掌峰。憑後龕牖，〕遙瞰近視，岩外之收攬既奇，岩內之綰結亦異，誠勝境也。〔予所見粵中重樓之勝，此為第一。〕

既而下山，不知靜聞之或前或後，姑西向行。又見大路之左，復有岩北向，登之亦淺而不深，此亦峽南之山也。其在峽北者，西向亦有二洞層列，洞門上下，所懸亦無幾，而俱石色赭黃，若獨為之標異者。一出峽門，則匯水直浸兩峽之西，中疊石為堤，以互水面，旁皆巨浸，無從渡水一登赭岩。〔既又聞有八字岩，亦不能至。〕遂由石道西向行匯水中。又望其西峰之東崖壁高互，上懸三洞，相去各二□餘丈，俱東向駢列，分南、北、中焉。〔其山在匯水西南，與東峽南峰東西夾塘成匯。〕遙眺崖端，俱有微痕，自南而北，可以上躋，惟北洞則嶄然懸絕，若不可階焉。途中行人見余趨岩，皆佇呼莫前，姑緩行堤間。俟前後行人少間，視堤西草徑，循水遵南麓而行，雖靜聞之前後，俱不暇計。已而抵南洞之下，仰睇無級。仍以攀崖梯隙之法，猿升猿躍而上，遂入南洞，則洞門甚崇，其內崕峒宏峻，規模迥異。稍下，一岐由右入，轉而西南，漸覺昏黑，莫究厥底；一岐由左入，不五丈，忽一門西透山後，返照炳焉；一門北通中洞，曲景穿焉。於是先西向披後岩，〔洞門高與東埽，〕上下俱懸崖陟絕，可瞰而不可下。遙望西南對山，有洞亦若覆梁，而門廣中遂，〔曰牛洞，〕東向暗黑而不知其涯。仍入內，旋北向上中洞，洞內北轉而東透。先探其北，轉至洞門，有石內度，架為兩層，上疊為閣，倒向洞內，下裂為門，直嵌壁間，蓋即所望之北洞矣。至此則茲洞之旁通曲達，既極崇宏，復多曲折，既饒曠達，復備幽奇，余所觀旁穿之勝，此為最矣。仍入中洞之內，東臨洞門，〔門愈高穹，下〕則其外路絕崖轟，遂仍返其中，循南洞而出焉。始知是三洞者，外則分門，內俱連竅，南洞其門戶也，北洞其奧窟也，中洞則左右逢原，內外共貫，何巖洞之靈異，出人意表如此！

於是仍由舊級下，共一里，北出大道，亟西行。循南山北麓而西，三里，越一平坡，〔其南北巖洞甚多，不暇詳步。〕歧而南為通城墟。墟房累累，小若鴿戶，列若蜂房，虛而無人，以俟趁墟者。從墟又南一里，是為上岩〔後洞。〕余循西路登岩，門北向，前臨深塘。入其內，擴然崇宏，〔峽分左右。〕右峽下墜，已濬為淵，水瀦其底，石壁東西夾之，峻不可下。〔其底南眺沉，壁西之崖，回覆淵上，予所駐足下瞰者；壁東則絕壁之下，駢通二穴，若環橋連互，水通其中，不知所往；北則石壁自洞頂下插淵底，壁半裂柱成隙，泉淙淙隙端下注。出右峽，由〕左峽上入，躡石當門，中聳為台，台上一頂柱直掛洞頂。路從兩旁入，其西復有石崖，由洞北突而南，若塞門焉。與洞之南壁夾而成罅。路循崖西出，轉繞崖後，〔外穹為門，門下橫闔，而上多垂簷。〕踞門闔而坐，〔門外峽復峭峙，兩旁多倒懸下攬之石，若龍爪猿臂，紛拿其門，〕俯仰雙絕。出洞，循其東麓，復開一門，東向內窪，〔下滴水空聲，轉南漸黑，當即通後洞環橋水穴者。〕而下洞門之南，則〔上岩村〕村居萃焉。村後疊石開徑，曲折而上，是為上岩〔前洞〕。其門東向，〔高齊後洞肩，深折不及。〕前有神廬，側有台址。有村學究聚群蒙於台上。〔由台直躋洞後，進竇成龕，垂石如距；有垂至地下離一線者，有中懸四旁忽卷者，有柱立輪困其中者，有爪攬分出其岐者。其東南對山有泉源，曰龍泉云。〕

下台端，〔仍出後洞塘北，〕西北行一里，入東來大道。又二里，為高橋，石樑頗整。越橋西南，石山漸開，北眺遙山連接，自西而東，則古田、義寧西來老龍矣。又七里為山蚤鋪，其四旁雖間出土阜，而石峰尤兀突焉。又西南八里，為馬嶺墟。其日當市，余至已下午，墟既散，而紛然俱就飲啜漿矣。始於墟間及靜聞，復與之飯。又西南二里，至繚江橋，越橋為繚江鋪，於是山俱連阜回岡，無復石峰崢嶸矣。又南八里為焉石鋪，乃西入山塢。二里轉而西南，又□里為蘇橋，〔為洛青江上流，水始舍桂入柳去，予遂與桂山別。〕橋西是為蘇橋之堡，入東門，抵南門，時顧僕已先抵此一日，臥南門內逆旅中。是晚蘊隆之極，與二病人俱殊益悶悶。幸已得舟，無妨明日行計也。